

真福馬丁傳



諾爾伯著
趙爾謙譯

香港真理學堂出版

舊

真 福 馬 丁 傳

諾 爾 伯 著

趙 爾 謙 譯

香 港 真 理 學 會 出 版



貧急患
窮難病
者者者
的的的
依救安
靠星慰



主真
持福
社馬
會丁
正為
義我
主等
保祈

目錄

序	一
第一章 早年生活	一
第二章 輔理修士	九
第三章 貧苦之父	一六
第四章 愛德超凡	二六
第五章 補贖善功	三五
第六章 神奇旅行	四三
第七章 奧蹟豐盈	五〇
第八章 離開塵世	六三
附錄一 真福馬丁社	七六
附錄二 教宗庇護十二世致美國神職班公函	七七
附錄三 秘魯共和國奉馬丁為主保的公告	七八

真福馬丁傳

第六版麥氏序言

在這本小書寫好的時候，沒有一個人夢想到牠能做上主的工具，在英美諸國，惹起人們對於真福馬丁的尊崇，因而完成一件工作，使大家認識他的確是社會正義運動和種族正義運動的主保。在事實上，操英語國家的人民，感起莫大的興趣後，重新惹起西班牙民族對於此事的興趣。特別是南美洲的秘魯，分外的感覺到，國家有這樣一個瑰寶，該國政府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令，奉真福馬丁爲全國社會正義運動的主保。真福馬丁社的辦公處，幾於日日收到世界各地信友的來函，要求各種文字寫成的小傳，例如西，法，義，德，波蘭，俄，斯拉瓦，亞眠烈等。該會現正竭力以赴，滿足信者的欲望外，並有漢文譯本，以供應東方信友。不管到什麼地方，大家都把真福馬丁看成患難當中的朋友，將來的希望，無形中的領袖，特別是在神修生活困難的時候，幫助我們做善後和前進工作的，只有他是我們的嚮導。這個無疑的是天主的默認，和給我們的記號，說明馬丁是現代的聖人，在這個時代裏，具有特殊的任務，正當在這個時候，人們受着極大的誘惑，相率背離天主以去，只在世物中，尋求至善和最後目標。在馬丁真福的生命中，指示得

十分清楚，只有在天主方面，才能尋得眞和平與眞快樂，就是爲世俗所輕視的人，無財富和祿位，進身無階的人，也能在天主方面，尋得和平與快樂。

希望讀了這本小書以後，憂愁的人，能得着快樂，疑慮的人得着靈感，因生活的艱難困苦，被壓迫的人，獲得勇氣。

多明我會省長麥德謨神父

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作

第五版麥氏序言

真福馬丁德漢賴斯的小傳，出版以來，爲時不及三年，現在爲了供應讀者的要求，已將該書修正，發行第五版，此誠令人感到快慰的事。公教化的美洲，所最關懷喜愛的，就是馬丁修士。美洲公教人士這種豪爽的擁護，獲得上蒼對於祈求者的降福，如響斯應。現有三千七百封信，表示由於真福的轉求，業已獲得無數的恩惠，這種見證，可謂豐且富矣。美洲信友發自肺腑的興奮，和深切感謝的心情，均在祈禱當中熱切的表顯出來，爲了真福的列入聖品祈求，感動了上蒼，蓋彼等深切的承認，荷聖教會把這個有英勇行爲和德行的黑人，格外高舉，則影響所及，人類獲益之深，豈能預料。爲欲達到此項目標，業已恭獻彌撒聖祭，超過六千次，專門表示謝恩的心情，更進一步祈求，庶幾馬丁之名，加入聖人題名錄。在同一情形下，美國有二十多個教區，已奉馬丁爲種族間正義和愛德運動的主保，業已從羅馬獲得允許，公開的舉行瞻禮，以爲真福馬丁之光榮，這種尊敬馬丁的情緒，業已在教友間普遍存在。

馬丁修士在現代的職務，無疑的，是祈求，是犧牲，他一定希望效法他的人，跟他走的人，都有聖德神修的生活，注意他人靈魂的得救。馬丁修士誠不愧爲宗徒，他雖然不會晉陞司鐸和負起神父的責任，但是他的基督精神和他的善表，把無數人的靈魂，領導到救世主的聖心前。因爲他對耶穌的摯愛，他才把新生

之力，灌輸到信友的心裏，並且在今天的美洲，天主已給與他新的任務，爲了靈魂的好處和獲救，已經產生豐富的良好效果。假使能够正式的列入聖品，成爲天主的聖人，則他現代宗徒事業的成功，必可預卜。我們要求所有的朋友，不斷的祈求，作真正的犧牲，這樣使上主欣然賜給列品所需要的兩個聖蹟。讓紀念教宗額我略十六立馬丁爲真福的日子，雖然在三世紀以前舉行的，惹起我們爲他列入聖品更熱切的祈求。

多明我會的總會長依萊司鐸，不但熱烈的支持我們的馬丁運動，並且在他個人方面，已竭其力之所及，推進這個尊敬馬丁的運動，同時他對於美洲信友方面，對這位仁慈馬丁修士所表示的歡迎，完全是自然的興奮的，令人感到滿意。他默察馬丁之列入聖品，在精神方面，將產生無限的，出人意表的利益，因此他有以下三條建議：

(一) 特別在這個三世紀紀念週年內，儘量的利用印刷品、雜誌內的論文、瞻禮前的三日敬禮等方法，竭力宣傳推重馬丁和馬丁運動的意義。讓這個祈禱十字軍的推進，得着多明我會修女的合作，我們對於她們，具有極大的信心。

(二) 凡由真福馬丁轉求所獲得的恩典及超性的神益，均應小心妥當的收集起來，整理起來，寫成適宜的文字，在會內外刊物上發表。

(三) 讓我這封公開的信，譯成各國文字，在本會宗教性的刊物內發表，如此則本會內的修女們，第

三會的男女會員們，均能爲這件光榮的事件祈求，庶幾克底於成。

這本有趣的引人注目的小書，已經把真福馬丁介紹到許多人家，希望繼續的做這種光榮的工作，把這個英勇的天主的僕人，同時也是我一個親愛的同僚和弟兄，介紹給好正義和愛德的人羣。

多明我會省長麥德謨神父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作



譯序

在這個物質世界當中，在我們的世紀裏，人們過份的看重金錢和權勢，形成畸形的不調和的社會，結果在個人間養成離恨的階級鬥爭，民族間養成大規模的國際戰爭。政治家想了許多主義出來，武力與宣傳兼施，民主和獨裁並進，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。真福馬丁德漢賴斯，是黑種民族中的偉人，對於人類的痛苦，不管在精神或物質方面，不管一個人的地位環境如何，他總是寄以深切的同情，與以形神方面的援助，每週須用美金二千元，去救濟窮人，每日須養活窮人一百六十名，他的確做到憂人之憂，樂人之樂的地步。他深切的明瞭民無恒產，就無恒心，因此他不但設孤兒院與職業學校，以收養教育流浪的兒童，訓練他們成爲有用的公民，並且還設法爲窮人置產，保障他們將來的生活。他憑藉個人的德行和精力，爲窮人呼籲，使富人做了慷慨的給與，這樣一來，社會上的財富，在無形當中，給他平均分配，而社會上的秩序和安寧，就因此獲得保障了。馬丁是秘魯的黑人，逝世雖有三世紀，然而精神不死，永遠留在人間，現在美洲諸國，社會正義運動，和種族團結運動，無一不奉之爲主保，施用他的方法，來解決當今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和種族問題，他的言行和作風，是值得人們考慮和深思的。馬丁的宗徒事業，無疑的，是一個極大的成功，他的成功的秘密，究竟在那裏，誠有研究的必要。在社會問題的學者間，最時髦的名詞，就是『

社會正義』，沒有這個，社會就不得其平，不平則鳴，禍亂隨之。馬丁當然知道這個，不過他還要比我們看得深遠，做得澈底，就是愛德的實施。他的生命，浸沉在愛中，他遇人接物，全是一個愛字。只有愛人，他才儘量的犧牲自己，至於無極。用『愛』字代替『恨』字，才能解決社會問題，又不僅社會正義而已。聖保祿常說，沒有愛，什麼都沒有用。雷鳴遠神父嘗以『真愛』訓示公教青年，他們當中的第一位，在比國瑪萊德蘇聖本篤修院付洗時，雷公會贈以每日彌撒經一冊，上面親筆寫了一行中國字：『愛德之所在，天主亦在焉。』我們就用他這句話做結束罷。

趙爾謙，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八日，香港。

真福馬丁傳

多明我會士若日司鐸著

趙爾謙譯

第一章 早年生活

真福馬丁德漢賴斯，於一五七九年十一月九日，生於南美洲秘魯國里馬城。他誕生於一間草房內，對面從前是聖神醫院，現在是工藝學校的校址。他降生於世的那間房子，現已劃入一個偉大的府第，成爲牠的一部份。這間房子現在改成一間小堂，經里馬城的市參議會正式承認。到了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，在慶祝馬丁三百週年的隆重禮儀當中，市參議員特在牆上嵌入銅板一方，說明這是馬丁誕生的地方。

馬丁的父親，名叫唐璜德漢賴斯，西班牙籍，亞干打諾城的武士。母親名叫亞納費拿斯階，係巴拿馬國的自由黑人。這兩個人的結合，是一種自由的戀愛，聖教會並沒有降福他們。等着他們的第二個孩子若翰納出世後，唐璜和亞納就不幸的分居了。

馬丁是在聖塞巴斯將堂內領洗的，七年以後，聖女羅斯也在那裏受洗的。一直到現在，那個碩大的付洗水池，和這兩個人的領洗紀錄，仍舊保留着。唐璜不肯承認自己的子女，計有兩個理由，第一、因爲孩子們的母親，是屬於低級社會，第二、根據流傳下來的說法，孩子們很像母親。讓一個兒子和女兒貌似一

個被克服的婦人，這個有損勝利者的尊嚴，一發而不可收拾的驕傲，把做父親的慈愛心腸，掃蕩得一乾二淨，他就很高傲的棄子女於不顧，以爲這是他的羞辱，遂可恥的離開家庭，讓妻子兒女照顧他們自己了。

馬丁將來的聖德，在他早年的生活裏，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指示。謹慎，謙虛，愛貧病疾苦的人，是他最大的德行。等着這個有聖德的孩子長大起來，他的愛人的德行，也就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。

馬丁在童年時代，只有一個弱點，就是愛窮人。假使他被遣外出，替母親做一件事體，十次當中有九次，遇到還要比他不幸的，更窮的人，往往矜憐這班人的需要，竭其所有，把母親的錢就分光了，很自然的使母親生氣了。我們無法怪她，不能在兒子的髫年時代，更認識他的聖德的幼芽，將來在他的事業裏，要完全顯露出來。無疑的她常施以鞭撻，但是根本不能改變他天生的脾氣。馬丁當然難受，母親生氣了，他在濟貧的喜悅心情下，甘心接受責罰的痛苦。

和其他流浪的兒童一樣，馬丁真福誕生於生活於最卑下最污濁的環境中。在這種環境中，生長成大，以通常的情形來說，必定影响他的品格，然而馬丁能聖化這種環境，是修養和超性化一個良好的機會。他時刻對越天主，在污穢的里馬城中，他憐憫旁人，同情人類的受苦，在他的整個生命中，這是顯著的特點。

里馬是一個矛盾的城市，和其他邊疆城市一樣，裏面有壞人，有冒險家，有的人在那裏享受不義之財



愛慕窮人

，貪多務得，日夜忙碌於金錢和權勢的追求。但是這個城裏也有政治家，還有許多聖人。里馬人使用印第安人和黑人做奴隸，雖然在所謂自由政治的籠罩下，但是並不能把反正義，和只給飢餓工資的醜態隱藏起來。貧窮與罪惡之所林立，精神和物質上的痛苦，難以言狀，同時這個城裏，也有仁愛的，聖潔的，有德行宗徒，消滅罪惡，刺激人們修德和聖化，救濟貧苦者的需要。只在真福馬丁這個世紀內，里馬就有三個偉大的聖人和聖女：（一）總主教聖都黎波斯，（二）方濟各會士聖梢那羅，（三）多明我會修女聖羅撒。除此以外，還有許多賢德之士，例如多明我會的輔理修士馬夏真福，方濟各會士貢梅斯，彌西大會俄那加神父，耶穌會士德巴士神父，還有德那巴那真福，和一位出身高尚的貴婦梅加賴吉，她是聖羅斯的親密的朋友。

在這個名單上面，我們還可以加上不少的名字，這個可以證明，當時里馬的宗教生活，不單是外表的形式主義，而那許多美麗的教堂和修院，是時代宗教精神的吐露，馬丁那個時代的殖民地，正充滿着這種精神。里馬城除熱心於法律宗教而外，就是對於文藝和心靈方面的修養，也很注意。至少在一六〇〇年前，已經產生了一個偉大的詩人，就是多明我會士俄蓋達。除此以外，雕刻繪畫，金銀器皿，至今尚有存者，均能證明當時的殖民地主義者，確有意把文藝化的歐洲，介紹到新大陸來。在一五五一年頃，距里馬城之創造，不過十五年的光景，已經要求西班牙王朝頒布命令，建立一座大學，在一五五三年，這座崇高

的學府，終於在多明我會聖玫瑰修院開課了。不管有多少缺點與可恥的事實，十六世紀的里馬，不愧稱爲文藝之邦，文學，藝術，宗教等，均盛極一時，史家稱之爲『王者之都』，『西班牙帝國的珍寶』，不爲無因了。

當時里馬城的人口，約兩萬五千人，當中有罪人和聖人。馬丁就在這種光景下生活，品格卑下不受教育的母親，給他當然不少的影響。但是他母親，這位爲夫所棄在窮困中生活的婦人，也受了聖德超凡的兒子的影響，終於改過遷善，善生善終，見者無不敬之。母子艱苦的生活，養成他們謙遜的德行，明白了倚賴人的虛幻和靠不住，他們歸向了天主，祂熱烈的歡迎他們。

馬丁到了八歲的時候，他的父親，不時來到里馬，對於他是另眼看待，不比從前。唐璜在城裏的時候，聽見人們講起他的混血兒的時候，稱譽不絕於口，總說這個孩子，與衆不同，甚至居住亞納茅屋旁的西班牙人，也稱讚這個孩子。人們多怪這個缺乏慈悲心的父親，對於這樣好的孩子，竟不感起興趣。唐璜還不是沒有良心的人，對於良心上的呵責，不能全然不聽。

朋友們的判斷和勸告，馬丁的可愛，再加上自己應負起的責任，唐璜受了上述三種影響，終於決定承認馬丁和若翰納是自己的子女，把他們帶到山大歌加牙節城自己的家裏去，他在這裏，爲西班牙王服務，做了一個小官。他把兩個孩子，交給私人教授，授以粗淺的基本教育。如是者二年，他被調赴巴拿馬，仍



兄 妹 讀 書

爲王廷服務。遂把若翰納交給住在山大歌的叔叔，把馬丁交給他的母親。亞納這個時候，住在一個中級的西班牙人家庭中。

這個母親竭其力之所及，使馬丁的教育，繼續下去，不致中斷，等着他十二歲時，她叫他去學外科，做人家的學徒，孩子感到無限的快樂。他能够學一項手藝，這個對於他感起最高的興趣。在當時從事外科職業的人，大都是缺乏學識，無道德的理髮師。馬丁學醫的態度，是非常嚴肅的。他或者在那裏想，總有一天，能巧妙的行醫愛人，要比那班理髮師剃頭匠式的大夫，高明得多。他一定要研究植物當中的藥料是什麼？如何才能正確的診斷病人的痛苦？一個痛入骨髓的腐牙，如何才能拔去？人體中的毒素，如何才能阻止他的蔓延，如何止痛？如何塗油，如何止血，這許多問題，都在心裏盤旋，最要緊的，他還要爲病人祈求。天主現在給他一個生活的方式，在不失業的當中，絲毫不荒廢時間，如此寶貴的光陰，我們當用來祈求，用來做善功。

他現在行醫了，有時在醫院裏，在私人家裏，在辦公室中，把他所有的光陰，均消磨在愛人和爲人服務上面，假使還要拿數小時，在寂靜中，清心事主，只有縮短睡眠的時間了。在夜裏，長期在祈求，看聖書，左一支燭，右一支燭，還是不睡，遂惹起房東主婦的奇異。好奇心切，某天夜裏，她就從門上的鑰匙小孔口，窺探一下，這個青年人究竟做一點什麼？在燭光的照耀下，她看見這個少年人跪在一個聖像前



小外科醫師

。忽然間，舉起頭來，顯出滿面的淚容，時常發出嘆息之聲。

馬丁在里馬的聲譽日隆。因為他的仁慈，德行和遇人有禮，所以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。遇到他的人，總是對他微笑。他的職業是外科醫生，對於一切的事，一切的人，均須適應。他是隨時隨地的服務，毫無吝色，如有微末薪金，則分給窮人，人們稱之為醫院和監獄裏的天神。馬丁無法，在公衆地方，只好受人的尊敬，受人的推崇。但是他的心底，仍是謙虛為懷，他總是想出辦法來，抵銷旁人的推崇。在寂靜中，在自己家裏，在他有權處置的時候，他自己總要體驗一番，千萬不要驕傲，千萬不要愛慕世俗。因此，天主所簡選的馬丁，在幼年時代，就是十分謙虛，對於受苦的人類，抱着熱切的愛情，從小就開始行善，做將來仁愛善功的預備，這是天主賜給他的宗徒事業。

在上主的眷顧中，當他的青春時期，在馬丁善於感應的心田內，良好的種子，已經種在裏面。他深切的體會到：謙遜對於人生是必需的，同時他對於貧苦的人，既有密切的接觸，燃起他心內真正的愛火，他的愛德，就從此跳出時空的重圍。馬丁此後愛主愛人的工作，將擴大範圍，更進一層。

第二章 輔理修士

在他的心靈深處，馬丁真福，久已存終身事主之念。他感覺到有隱修的聖召，遂選擇多明我會為最理想的去處，在那個美麗的玫瑰經聖堂內的聖體面前，我們不知有多少次數，看出他在那裏專心一志的祈求



叩見玫瑰院修院長

。馬丁天然的認識，多明我會的愛的宗徒事業，和公教進行事業，均導源于默示和犧牲的生活。因此他就進叩玫瑰修院之門，請求加入多明我會的第三會，換言之，就是處於輔助幫忙的地位。馬丁非常的謙虛，不會請求加入第一會的輔理修士，穿黑色白色的會衣。他認為這個爲他是太高貴了。他願意做第三會的修士，專門爲修院服務。當時秘魯的多明我會省長是老倫佐神父，老早聽見馬丁的聖德和特殊的秉賦，同時他的父親，對於兒子的聖召，並不抱反對的意見，不過唐璜如能看見自己的兒子，做了正式的輔理修士，當格外歡喜。但是馬丁本人十分願意在修道院裏，居於最微末卑下的地位，如此才能格外光榮天主，格外接近天主。

真福馬丁於十五歲時，接受多明我會第三會會衣，外套和披肩，均爲黑色，內服爲白色。一直要等到九年以後，他的長上，命令他發服從的聖德，他不得不發大願，高昇一級，加入多明我會的第一會，爲正式輔理修士。

在聖玫瑰經修院裏，馬丁修士的職務很多，均係長上派定者：他負責理髮，服侍病人，管理更衣室。凡有利於人的事，他無不戮力以赴，一件事情，趕快做完，再做一件，總是小心謹慎，又快又好，什麼都不忘，什麼都不缺，在他的內心，天主是時刻臨格的，這是他事事成功的秘訣。談到他的看護的資格，不但有忍耐心，並且有說服別人，不可動搖的堅定，雖然十分同情病人的要求，但是對於他們盲目的浮動，

從來不肯屈服。他如天神一般的愛護他們，失望時，就安慰他們，他都是雙膝跪在地上，服侍他們。

對於貧窮，真福馬丁非常的愛慕，具有天真的童稚的心情。他只接受兩套會衣，全是補綴鶉結，他常

說：『在修院裏面，最襤褸的衣服，是最時髦的。這樣的衣服，我有兩件，一洗一穿，我是十分够了。』他所穿著的，全是舊的，人家不要的東西。假使一個人固執地送他一雙新鞋子，他先把這雙鞋子借給窮人穿，然後自己再穿。他不肯穿着好東西的理由，以外表看起來，十分幼稚，實際上還是克苦：『穿舊衣服和破鞋子，我就免除小心照顧牠們的責務，就是丟了，我的過失，也不重大。』另外他還有與衆不同的地方。秘魯省的多明我會修士，以念玫瑰念珠，繞在頸項間，馬丁修士除在項間有一串念珠外，腰間的帶上，還掛一串念珠，和餘外的多明我會士，保持同一的習慣。在他隱修的小室內，也顯出貧窮的精神，室內唯一的傢俱，僅有藁薦一條，他病得不能工作的時候，才用得着牠。在壁上高處，懸一木質苦像，並聖母聖像多明我聖像各一幀。馬丁日常的光陰，都消磨在更衣所病房間和在城裏做救貧的工作。在事實上，大家都說他在同一時間內，他能分身在各處工作，工作的地方既多，到處都要逗留，所以沒有一個地方，算他自己的。如果進入臥房的話，只有夜間，他才踏入，一天的勞動完畢，才逃到這個隱秘的地方，來做嚴厲的補贖，誠切的祈求。



帶着兩串念珠努力工作

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西班牙的青年瓦斯階，住在聖玫瑰修院裏。瓦斯階是一個垂斃的被遺棄的孩子，爲馬丁拯救起來，後來就幫助他做賑濟貧窮的工作。某天夜裏，里馬產生地震，全城搖撼，瓦斯階爲可怕的震動驚醒，在恐懼的心情下，奔赴馬丁以求援。他敲門雖然利害，終因啓應無人，他就推門而入，很驚訝的看見馬丁全身傾側地上，念珠夾在手指間，兩臂外延作十字架形，無論這孩子怎樣叫他，怎樣牽動他的衣服，馬丁總是絲毫不動。瓦斯階以爲他的至友已逝世了，駭極而逃，這正是午夜的時候，而真福室內光耀如晝，和正午無殊。

一個夜裏，瓦斯階出人不意的，去訪問馬丁，看見他跪在房內的苦像面前，兩臂外延，兩目注視吾主，全身離地有一碼之高。這個孩子，在激盪的情緒中，以其所見的奇蹟，奔告看門的輔理修士亞賴根，不意得着一個更驚奇的答覆，這位輔理修士微笑的說：『我的孩子，馬丁修士聖情超越祈禱出神的時候很多，最好是視爲固然，不必驚奇。』

有一天，第三會修士嘉貝若，遍尋管理病房的看護馬丁不得，希望他速到安多尼達克神父的病榻前，蓋已到了最後的彌留階段，終乃在會議廳內，發現馬丁修士。他是神秘的高懸在地面上，兩唇堅吻救世主聖像肋旁的傷痕。這位第三會的修士，感到驚奇，奔馳到修院裏面，請了三位神父，即拜羅紐佛司鐸，伯賴弗司鐸，馬利安羅司鐸，來同參奇蹟。他們四個人很匆忙地跑到會議廳，不久之後，大家看見真福從空



神 魂 超 拔 : 祈 禱

中慢慢的落下來，因爲他得着默示，必須趕赴病房。在神父們未啓齒之前，馬丁很安靜的說：『安多尼神父之事，業已無可爲矣，最好是妥善的預備後事，因爲他的時間，業已到了。』

天主對於他的忠僕，所畀與的超性恩典，非常之多，有時候在寂靜的密室中，有時候在夜闌人靜的會議廳裏，馬丁修士雖竭力設法隱藏其事，但是有時是天主的聖意，讓一班見證的人們，看見上帝畀與忠僕特殊奇異的聖寵。有一天夜裏，全院的修士們，正在堂內念早課，忽然間看見正祭台旁，發出眩耀的光明，細加察看，發現馬丁修士正在那裏祈求，不知不覺，完全出神，其貌光彩奪人，宛如身入天國。天主對於聖多明我謙虛的自卑的兒子，表示極大的喜愛，這又是一個明顯的證據。

第三章 貧苦之父

真福馬丁所做的好事，範圍的推演，極其廣泛，黑馬的聖玫瑰修院，不能算小，然而馬丁濮賴斯的行動，並不以此爲限。他的溫暖的心靈，不但感覺到多明我會士們的需要，並且及於廣大的人羣，人們的需要是不滿足，就使得他感到不安。真福的一顆心靈，時刻和病人窮人受苦的人犯罪的人在一起，他就在城內東奔西跑，看護這幾個人，安慰那幾個人。因爲人羣的需要，馬丁的活動，不限於里馬城內，並且及於遼遠的大地，幾令人難以置信。

德菲哥羅是里馬城內的公務人員，馬丁的好友之一，患喉痛，業呈蔓延潰爛狀態，請馬丁前往醫治。

馬丁往省其友，傾談片刻之後，告訴他的朋友，喉痛並非不治之症。在匆促間告辭的時候，他就在櫃子上面，安置了一個瓶，以備這位公務員的不時之需，至於他自己呢，就乘機滑出大門以外，餘外什麼話都沒有說。公務員當然感到奇異，叫人取瓶給他看。瓶內雖然是注滿了水，但是一個秘密的靈感，督促他先飲一點水看看，不意水到病除，他的喉嚨，立告痊愈了。這樣他才明白，爲什麼原故這位修士如此的忙，如此的走得快，正是因爲他要逃避人們稱讚他能行靈異，只有藉逃走之一法，才能功成不居耳。公務員家的女僕，看見主人的病因飲水而痊愈，也想沾一點光，也取瓶內的水，洗擦其面，不意多年的皮膚病，就一掃而光，恢復廬山固有的面目。

一個不幸的黑人，患臟潰，有生命之憂，馬丁修士治以迷迭香的粉，再加洗治，在上面畫了一個十字，不過四天的工夫，其人痊愈。又有一個人，兩腿均患癩瘡，馬丁在瘡上畫了一個十字，其人亦愈。

有一個婦人，名德陶萊斯者，患驚人的流血症，受苦極深。馬丁的慈善心腸，和受苦的人，表示深切的同情，遂親切的爲她向上蒼祈求，卒能恢復她的健康。

又有一次，他的同伴瓦斯階，患脚腫良劇。這個孩子幫助真福做哀矜善功，脚腫起來，無法從鄉區跑到城中，返歸聖玫瑰修院。真福看見這種光景，只得求天主的特恩，立刻治愈他的脚。

里馬城內除了聖玫瑰修院以外，多明我會還有一座修院，叫做瑪利亞瑪達肋納修院，院內有一位初

學名歌的愛慈者，在無意中，由利刃割傷了兩個手指，因此中毒，有損及全手之虞。適於此時，馬丁修士來院訪問他的朋友馬夏真福。他們不但以這件不幸的事實，報告馬丁，並且示以傷口。馬丁安慰他說：『我親愛的孩子，毋庸恐懼，一切生死之大權，全握在天主手裏，不管是怎樣危險，天主總能治愈你的傷口。』他隨身携有藥品，取出望瑪利草製成的藥粉，敷在腫漲的指頭上，因天主聖三之名，在上面請了一個聖號。等到第二天，不但腫消毒退，兩個指頭完全恢復故態，運用靈活，光澤照常。

馬丁修士在聖玫瑰修院裏所行的異蹟，十分衆多，現在只述一二，以見一斑。

會士加大羅浦神父，患肋膜炎甚劇，業已臨近死亡之門，當着他做最後一個告解的時候，馬丁修士以病房看護的資格，來拜訪這位神父，說了許多仁慈的話，來安慰病人。加大羅浦神父受了深切的感動，希望油然而生，就囑馬丁修士把藥品放在一旁，對於病症，蓋已無能爲力矣，只要求真福插手於其痛處。等着真福照病人的意思做去，垂死的神父，立刻感覺到病勢好轉，不禁驚奇，喜極而呼：『天主應當光榮，我已好轉，不需要任何藥物矣。這次治好一個不治之症，並未假手於藥品或藥草，不得不藉親手的接觸，以奏膚功，馬丁真福感覺到惶惑和羞恥，遂自行引退。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感想如下：『這真是和可憐的混血兒開這樣的一個大玩笑。』

在同一光景下，馬丁真福又治愈一個會士。他是蒙特道加司鐸，脾氣甚壞，原因是腿上生了毒疽，毒

勢蔓延，勢非割鋸不可，遂感到悲哀和失望，發爲怒氣，加在看病的人身上，這是不對的。職是之故，無人敢近病房，去供應他的需要。馬丁修士，在一種神秘的方式下，獲悉這位受苦的會士，在極高的熱度中囁語，同時復爲貪食一樣有味的菜所苦。馬丁認爲受苦者的欲望，應該滿足，就很速的爲這位神父預備了一碟有滋味的生菜。馬丁這種富有心思的舉動，立刻產生良好的效果。果然，這位神父，力持鎮靜，不但不發脾氣，並且心裏重獲和平，對於天主的仁善，後生希望之心。他要求馬丁的手，摸觸其病腿，且爲其轉祈上主。在不久以後，這位神父，復能健步如恒。

馬丁修士的身邊，時常攜帶窮人和病人應用的東西，從來不會有人看見過他空手的。不管他在街道上或是在修院裏，他身上似乎總藏起一些麵包，藥品，或果品。他總像滿身是恩物，滿面是春風，其樂滔滔。不管他到那裏，他的來臨，就是一種快樂與安慰的根源。

馬丁具有一種力量，能够猜着旁人的需要，因此使得他不能安居，吸引他離開修院，離開隱修的密室，遠至里馬城外。從遼遠的地方，馬丁時常聽到窮人的哀號，並且是不願行乞的隱貧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他就親自造訪這班不幸的人羣。他忽然來到，打破了寂靜，帶了許多禮物，在失望的家庭中，引起了無限的希望。此外有不少的神職班，在極度的貧困中，不得不從事於不合身分的勞作，這個也引起馬丁的關注，他的大量，對於這班人的生活困難，的確是一個幫助。

加羅港是離里馬城五英里的海港，有數月之久，我們看見馬丁每隔一日就去一次，原因是由於當地的駐軍，缺乏日常用品，所以真福帶食物和衣服贈給他們。這個郊外旅行的途程，是遼遠而艱苦，不但人烟稀少，並且頭上是赤日當空，炎煎可畏，脚下是滿佈石子，不良於行。真福兩肩上所載的日常用品，其重量幾與時俱增，這許多困難，並未曾阻止他兩天一趟，帶同量的食用品去，以供應士兵每個人的需要。

不管在什麼時候，等着馬丁妙手空空，沒有東西救濟，他總設法減輕別人的痛苦。他常利用手內所有的資源，去完成更值得做的事，他認為是更好更有意義的，這裏我們不妨舉出幾個例子，說明他所用的方法。

有一日，馬丁沿着里馬監牢的牆邊走，裏面的囚徒正在庭中做粗笨的重工，看見他穿的黑白分明的會服，就大聲要求飲品和食物。可惜當時的馬丁，手中缺乏麵包，正懷念着如何才可以救濟這一羣的飢餓工人，忽然想到自己頭上的帽子，忘却了酷烈的日光，他就匆促的賣掉帽子，買了一些麵包去供給那些不幸的人。這班囚徒對於他作同情的申訴，且具有信心，已如前述矣。

加大里納德濮賴斯，是真福馬丁的姪女，告訴我們以下的故事：某次真福動用她託商人放利的款子。事情是這樣的：馬丁聽說錢是在商人手裏放利收息，他就領了一羣窮人，用這筆錢替他們買衣服購鞋子，不一而足。加大里納聽見這個消息，自然不安起來，痛哭一場。我們用她自己說的話來描寫罷：『當着我

的眼淚尙在臉上流動的時候，馬丁來了，和平時一樣，帶着歡樂的微笑，他來安慰我，叫我千萬不要不安，錢是會還給我的。等到第二天，果然有人受了馬丁修士的囑託，把四百個里爾如數還給我了。』此處我們所要指出的，不是馬丁無理由的動用旁人的款項，而是他深信上主的仁慈，並且明白自己可以償還這筆錢，目前他的姪女用不着牠，而貧困艱苦的人，倒是萬分需要牠。馬丁對他的妹子和姪女，保證過不止一次，說在急需的時候，他必定前來援助。果然出人意料之外，他來援助她們，也不止一次。

在真福馬丁的眼睛裏，貧病受苦的人，全是基多奧體的肢體，根本不容忽視。某日，他發現一個年高的乞丐，滿身負着傷痕和瘡口，赤裸裸的差不多一絲不掛了。馬丁把他抬到自己的臥房裏，安置在自己的牀上。凡是乞丐所需要的東西，他都預備好了，並且日日看護他，一直到健康恢復爲止。這種舉動，他受着同僚們嚴厲的批評，很怨恨的說他，不應招一個可憎的十分污穢的病丐，放在自己的榻上。爲了這個，馬丁回答他們說：『我的親愛的修士，矜憐別人的心思，還要比清潔高出一籌。我們要記取，用一小塊肥皂，就可以洗清兩條被單的污穢，但是靈魂深處的污點，不是淚泉枯絕所能濟事的，對於不幸運者的苛刻，豈非使我靈魂深處有污點乎？』

人們到聖玫瑰修院的踵相連接，假使非爲乞食而來，那麼，來的原因，是索取藥品，救濟，特別是真福馬丁的祈禱。他一視同仁的接待這班客人，不管他是西班牙人，印第安拿人，或是黑人。真福馬丁終身

的光陰，全消磨在看護病人，養育窮人，安慰苦人，最後用宗教的道理，教導所有的人。窮人可以居留的住所，常以人滿爲患，他或偷偷地引導窮人住到自己的房內和修院內的空房中。結果呢，馬丁引導到修院裏來住的人，愈來愈多，似乎有濫用多明我會士愛德的嫌疑。省長神父既然非干涉不可，就下令禁止真福延納病人於修院以內，這個並非禁止他在別處收容病人。於是他的緊急措施，就是利用里馬城外妹子的住宅，作爲臨時醫院，容納人羣中之貧病者。

某日黃昏，真福在返修院的歸途中，發現一個印第安拿人，臥於道左，被仇人的匕首，刺傷多處，血流如注，這個可憐的人，已逼近死神的領域。馬丁先紮好這個可憐人的傷口，然後十分急促的把他帶到玫瑰修院，因爲事態嚴重，不容許他帶這個垂死的人，到較遠的地方去，馬丁的用意，不過是俟病人的傷勢稍瘥，就送他到郊外的妹子家中去居住。目前他只有把這個印第安拿人安置在自己房內的牀上，用盡方法，來救他的性命。省長神父所抱的觀點，與馬丁的不盡然相同，大約是由於他得着不正確的報告，或者是要測驗馬丁謙遜和服從程度的深淺。他就很嚴厲的罵了他一頓，罪名是不聽命，正因爲前此已有正式命令，蓋任何病人，一律不許搬入院內。從此以後，任何人不許接引貧病之徒，住入修士房間以內，馬丁當然不是例外。省長以馬丁之違法，給與嚴厲處分，做一個利害的補贖，馬丁很謙虛的，並且很高興的做了補贖，在這個時候，絲毫未提出任何抗議。

數日以後，省長面召馬丁，令其完成某項工作。他很謙遜的跪在省長面前，請求慈父降福，並饒恕他日前違命的罪愆。省長對他說：『馬丁修士，我之所以罰你，正是因為你的違命。』馬丁很謙虛的說：『請省長原諒我的粗魯，關於此點，請省長多多的指示校正，實為心感。我不會想到服從的誠命，還超越於愛德的誠命以上。』這次馬丁修士的普通常識，做了有力的申訴，省長神父從新決定，此後玫瑰修院施行愛德的全權，馬丁修士可以權衡重輕，自行決定一切。

在修道院裏和他妹妹的屋內，馬丁修士常在病人和死者的榻旁伺候一切，獲益的人，當然不在少數。至於他對於所保護的人如何能够極力周旋，同時對於自己的職責，猶能盡職，而一無缺陷，這真是一件奇事，例如他應該負責管理院產，在郊外二英里馬騰波地方的農田，但每晚工作完後返城之際，他總有工夫去探視近鄰六個有病的黑人，無疑的，他是智足多能，才能做到這個地步。對於病人，他表示真正的無限的愛情，不但以藥品分配於黑人的家庭，同時看見工人在勞作時受傷，則匆促的為他們包裹傷口，繼續的看護和關心，一直到健康恢復為止。對於恐懼和失望的人，他用一言半語來安慰，往往恢復他們的平安，指示他們的光明。祇要他發現人們心裏不安，充滿反抗的情緒，他馬上表示忍耐的同情心，使得人們心內重獲和平。如果看黑人垂危，他一定要請司鐸來替他們送終，同時引導這班人的心靈，歸向天主，歸向即將審判善惡的天主。等着一個人既死之後，他又關心他的埋葬，有時親自下手，以期盡善盡美，這是他的

愛德最後的一幕。

馬丁修士每日所給養的窮人，至少有一百六十名。至於每週所分給之生活用品，其價值至少有兩千美元之多。我們要問，真福的錢，是從那裏來的？

欲回答這個問題，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，就是到秘魯殖民的西班牙人，不是每個人都是吮血吃人的惡漢，以南美爲冒險的樂園的。並且我們能進一步說，有不少的西班牙人，雖用違反正義和刻薄害人利己的方法，厚斂了驚人的財富，這個並不是說他們是無情的守財虜，相反的，在他們當中，有許多人，就是慷慨的好施之士，以大量金錢施予窮人而毫無吝色，特別是給與被征服的人羣。征服者可算是濫用他們的金錢，他們並不會拿這些錢囤積起來或是去生利。他們願意拿大量的，整數的錢，特別在臨終的時候，交給修會，讓他們去分給窮人們。

真福馬丁具有組織慈善事業的天才，但是真正的愛德事業，無須標準化，亦無須受統計數字的管制。他自己愛德的熱情，對於受苦的人類，表示深切的憐愛，他使人們認識大父的慈愛，人與人間應當互愛，凡此種種，均表示馬丁的仁愛事業，有和基多愛人相似的痕蹟。他對於秘魯窮人的救濟和改善他們的生活，本來有一定的計劃，因此他的仁愛事業，顯出非常的效果。他是對於人人關懷，不肯放棄一個，不管是生人或死人，男人或女人，老人或孩子，神職班或教友，西班牙人或秘魯人，印第安人或黑人，他都是



懷關都他少老女男

一視同仁，均成仁愛善功的對象。

真福馬丁的心靈，不是沉浸於理論中，非常的實用化，他對於無家庭依靠和流浪兒童的努力成功，就是一個明證。他看見孤兒們和遺棄兒童所遇着的危險，他就觸目心傷，深切的感動。他完全體會到：除非有一個天主教學校，關懷這班孩子們形神雙方面的需要，恐怕就沒有機會訓練他們做公教化的公民。真福爲孤苦兒童的呼籲，如此熱切誠懇，終於得着政教雙方面的援助，並且是具體的援助。在這個偉大的計劃裏馬丁所表示的誠懇，不知說服了多少熱心的人，大量的人；因此許多富有的人，均踴躍輸將。受了真福的影響，一位富於資財的商人，巴斯特及其夫人斐來慈，創立了聖十字學校與孤兒院，專門收容教養秘魯的流浪兒童。這個學校訓練了無數的男女青年，不但成爲社會上的優良份子，並且得着公教教育，繼承了宗徒傳下來的信德，這種教育的價值之大和影響之深，有非言語所能形容，只有天主知之。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得着一個明顯的例子，就是利用天主的聖寵，和自己謙遜的努力，如馬丁德濮賴斯所爲者，我們可以爲社會的改善和靈魂的得救，做無限量的善事，事實昭然，可以不言而喻矣。

第四章 愛德超凡

在馬丁修士的目中，時間是非常的寶貴。他認爲一時一刻，均極珍貴，可以利用牠來行一切的善功。我們感到驚奇，他的仁慈善功如此衆多，時刻勤勉，毫不退縮，所有自視卑微的努力，莫不冠以極大的成

功。他的愛貧救窮的宗徒事業，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功，在極大的限度下，不得不歸功於全能天主所給與的靈感；馬丁就能竭其力之所及，全心全意的做仁愛善功。馬丁的生命，對於某種人，專說沒有時間去做形神方面的善功，形成一個有力的反證。馬丁完全是無我的精神，貫徹始終，只要他看見有善可爲，他決不怕煩而退縮。他的同情的靈魂，對於任何痛苦，無不有深切的反應。他的救災濟難的心思，真是如飢似渴，決不似一般的人，說自己工作過多。隱修士的職務，各種責任必須善盡，使得愛德的工夫，可以做到極頂。馬丁決不這樣的做，他爭取所有機會，利用一切機緣，表示他對於苦痛和惶惑的同情。他明白只有愛德，能感動貧苦受造物的心靈，對於他們所表示的仁愛，將爲靈魂得救的根源。職是之故，他的愛德，是包羅萬象——馬丁的愛德，業已推及於受造物之最卑下者，誠足令人驚愕。這是很容易了解的，在這裏面，我們可以發現他充塞的，超越的，過份的熱情，洋溢於他的四周，而不知所止。和聖五傷方濟各一樣，馬丁深深的體會到，一切受造物，不管牠是如何的卑下，如何的可憎，在上主整個創造的計劃中，有一個固定的目標。假使不明瞭這個，那麼，我們讀了馬丁的傳，儼然墮入五里霧中。誠如英國現代作家吉士特登所說：馬丁真能了解神的幽默。人們將要感到驚奇，看見他的愛德及於羣鼠，這個在他愛人愛物的本性中，不過是星星之火。同時也表示他對於天主的受造物，感起無限的興趣，是一種愛德的吐露，業已超過時間和空間的範圍。

當然，馬丁的愛德，以家庭爲起點，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得着一個堅強的證明，就是在他妹妹若翰納家庭生活行將破裂的時候，他顯出和平老人的身手。不知怎麼的，馬丁得着一個內在的秘密的警告，就是若翰納的家庭，已達到山窮水盡的階級，瀕於破產，幸而馬丁來得正好，與以及時的援助。若翰納從來不會對這位有聖德的哥哥，提過家庭不和，和丈夫難處的情形。他們倆處在里馬郊外一英里半的地方。此次危機之產生，遠在馬丁借用這座房屋以前，蓋馬丁在某一時期內，曾以病人和垂死的人，安置在自己的妹妹家裏。在某一特殊的日子，夫婦兩人的吵嘴業已達到極峯，感情破裂，幾于無法避免。爭論之後，繼以痛哭，決裂分離的慘劇，終於不可避免，鄰人雖來勸告，亦屬無效，正在這個一髮千鈞的時候，馬丁在這個家庭慘劇的場面下出現了，使得人人稱奇。

在他的臂上，掛了一隻小籃子，裏面盛着麵包，水果，酒，和各種各色的禮物。沒有一個人敢仰起頭來看，也沒有一個人敢講一句話。參加夫婦間吵嘴的親朋近鄰，不管是同情那一方的，現在均啞口無聲。憤怒的沸點，因和平老人帶來的和諧，似乎已經降落屈服，他來得這樣的藹然，這樣的有力，把可笑的爭吵和混亂，已經沖淡了。馬丁修士先把促成家庭紛擾的困難，敘述一遍，雖然從來沒有人對他說過，但是他對於此中原委，比當事者還要清楚得多了。他能够追溯原因，一個秘密的原因，就是雙方的驕傲和自尊，彼此互相隱瞞，不肯承認過失，而有所校正。他能把這些秘密，全盤烘托出來，並不使雙方感到難處，

因爲這些神秘的東西，正是人人共有的短處，無所用其神秘，亦無庸隱瞞起來。

馬丁此次來到家庭的任務，是解結，把神經過敏的結解開，解去不忠實的結，這些均足以破壞夫婦間的情感，降低夫婦間的愛情。然後再鼓勵他們踏入和平之途，譴責他們愚笨的行爲。他的妹妹和姐夫在震驚中，表示感謝，蓋無形中他們已彼此和解了。從此以後，他們以無我的精神，彼此互愛。對於夫婦兩人，前此不了解的事情，現在格外看清楚，更覺得光明可愛。至於在座的鄰人，吃了真福的水果，和飲了他的酒，歡天喜地的走了，因爲馬丁調解工作的完成，大家都獲得一個教訓，家庭的和平與同心互愛，是如何的重要了。

除了調解他妹妹的家庭糾紛，他還確立了許多家庭的和平，因此被獲得和平天使的稱號。他利用自有的方法：就是把自己的愛德，傳給沒有愛德的入。無疑的，在馬丁的靈魂內，充塞了超性的藹然的喜愛，他負有職務的樣子，把心靈上的平安，傳播到外界去。這個平安，不是世俗之子所能了解的。是完全服從天主聖意的結果。

無疑的，馬丁是和平天使，不是理論的，非常的切合實用。他的思想，集中在一點上，就是如何才使得貧苦的里馬快樂。他現在注意到里馬郊外有一塊地皮，頗顯着童禿不毛的樣子。這塊貧瘠的地方，沒有生殖，也沒有人來耕種，因人們不論貧富，心裏所想的，只有金銀而已。他又注意到里馬城外的一座小

山，地點十分方便，可惜也是童禿不毛之地。但是一有空閑的時候，馬丁就到山地去種殖大量的果樹，等到將來，產生的果實，其噸數至足驚人。

他嘗自言自語道：『在兩三年之間，這塊園地，將爲貧窮的人世襲的財產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樹上所結的果實，必能滿足他們的需要，如此，則窮人必無搶奪富人果園的誘惑，損失物主的利益，而有害自己的靈魂。』在這個地方，我們得着的例子，就是馬丁德濮賴斯，有驚人的遠見，不論在何種情形下，他總是如此。馬丁晚年的圖像，描寫里馬的幼童們，追隨着他，在園內摘取着豐富的果品，足資證明眞福的遠見，事先爲孩子們預備一個果園，同時也說明他的大量的心靈，時常做到有備不虞的地步。

馬丁仁慈的心，已經推及於無理性的動物。他相信天主所創造賦有生命的東西，不單是爲人載重供人玩弄而已，人是富有理智的動物，假使了解虐待動物，是如何的愚笨，如何的違反人道，那麼，動物方面，不知能減少多少痛苦。我們的確有許多的例子，說明他的同情心及於動物。某日在過街的時候，他看見一條狗，身上傷口甚大，流血不止。他行近此犬，且說：『貧苦的老傢伙，你要學時髦，和人家打一仗，你瞧，打得如此好看，跟着我來，我替你吧傷口補起來吧！』到了修院裏，把狗安置在蓆上，先洗傷處，後再塗油，一個星期還不到，他放走狗了，和初見時的景像，大不相同了。

馬丁善遇動物的故事很多，亞那甘爲我們敘述一件特殊的故事：聖玫瑰經修院的理家司鐸，有一條狗

，在過去十八年，時刻跟隨着他，做他良好的伴侶，因為狗的年老多病，遂令廚房內的黑人殺死，馮丁在無意中看見黑人拖出狗的屍身，放置在圾垃層上。他才明白狗係被殺，並非病死，乃令把狗屍搬入自己房內，且去見理家的，親加斥責一番：『用這種方法來對付老友和僕人。不錯，他是年老多病，滿身疥癬，但不是不治之症，有藥可醫。他既然服務了十八年，應該安然生活，直到他自然死去為止。』亞那甘繼續的說：『天主的僕人，責備過理家者之後，逕返自己的臥房，竟使狗復活了。第二天，狗從房中走出，活潑康復，真福讓他在病人廚房內飲食，在自己的臥室內居住。他命令這條復活的狗，不許再走近他的老友理家神父的公事房，狗也聽命，如同能够了解意義一樣。

還有一次，一個印度人的驢子，跌下很深的坑，驢子用盡了力量，欲從坑內躍出，卒無由以自拔。有人來報告馮丁，他就奔赴其地，當目擊此事經過者之面，命令驢子奔出深坑。在一轉瞬間，他用嚴肅的口吻，命令着驢子說：『天主的造物，趕快的跑出來。』說也奇怪，似乎受了魔術的樣子，牠自己掙扎，豎起兩隻腳來，似乎有特殊助力的樣子，牠就一躍而上，達到地面。

又有一次，一隻瘋狂的牡牛，逃出來了，立刻街道上的行人，演成恐怖現象。真福在歸返修院的途中，聽見驚駭呼號的聲音，隨即看見驚恐的人羣，東奔西跑，他就很快的走向這隻生氣的牛，做了一個手勢，牛就和平無事了。

真福馬丁的憐憫心腸，不以家畜爲限，有時且及於損物害人的動物，馬丁也一視同仁的憐愛，視爲愛人愛物的良機。以下故事的性質，頗與馬丁的品格相近，流傳至今，頗饒風趣。玫瑰修道院有鼠患，受着牠們的驚擾，爲時已久，能够把更衣所內，修士臥房內，以衣帽間內的衣服，祭衣麻布等咬嚼成各種細洞，最後院內決議採取嚴厲的措置，以滅此醜類，馬丁聽到這個消息，感到非常的悲哀。馬丁想起這許多小鼠，十分討厭而又十分無辜，天主讓牠們嘗嘗祭服和麻布滋味的能力，現在要受到不顧情面的責罰，有夷滅種族之虞，想到這裏，當然是不好受。他看見第一個小鼠，真福就對牠說：『鼠小兄弟，請聽吾言。汝等在此，將不安全，汝其往告同志，羣集花園盡處之草棚內，吾必飼汝，條件惟一：慎勿再來，侵擾修院。』根據遺傳下來的說法，小鼠聽完了這幾句話，咬嚼民族的大使，遂奔赴同族，悉情以告，結果呢，我們看見走廊內有一長列的鼠族，祖父子孫，從修院移居於園中稻草房中，卽馬丁所指定之地點。這個故事，令我們追憶吹簫者皮得故事的情節。英國詩人白朗寧告訴我說：吹簫者皮得曾用音樂的技巧，欺騙了韓姆林城老鼠，引導許多的無辜的小造物，至於河干，因以溺斃，目標係欲獲得荷幣一千盾，結果他又受了市長之騙，終無所獲。相反的，馬丁不欲摧殘無辜老鼠的生命，力加保全，同時也除了修道院裏的災害。

真福馬丁喜歡家畜的理由，是很容易了解的。有一幅畫像上面，指出他在一個食盆內，飼狗與貓，並無爭食之虞，他又進一步，在一個食盆內，飼貓與鼠，並未產生意外。這點小小的情節，是象徵的，說



貓狗與鼠相處友愛

明馬丁偉大的心胸和仁愛。一個有了解能力的觀察家，從此可以明白，他的深遠的誠切的愛德，具有驚人的力量，等着事關人類及其不死的靈魂，則馬丁的愛火，其熱切是無法形容的。他以愛德的寶藏，公開的給與羣衆，飢者飼以食，渴者畀以飲，憂愁者給以平安，患難者與以安慰，黑暗者與以光明。天主特別簡選他做一個交通的河渠，藉此，則上主所有的聖寵，仁慈，和各種恩典，均流到人間了。他的長上，同僚，朋友，貧人，病人和無家可歸的孩子們，所有一切人羣，均受着無限的恩惠，全是從這個黑人高貴的心靈內流出來的。

馬丁修士的眼睛，慣於視察不可見的世界。對於護守天神，特別的尊敬，對於會祖聖多明我及大聖若瑟，更是特別的尊敬。在飯廳的走廊上，有童貞聖母之像，馬丁最喜歡供以鮮花，點燭常使光明，其恭敬聖母之心，昭然若揭。他喜歡念玫瑰經。據云聖母常抱着聖嬰在他面前顯現。有時他在寢室內恭念小日課時，或在小堂內念完早課，聖母常與之作長時間的談話，因此真福最喜歡在堂內做寂靜的長時間的祈求。不管他如何積極的活動，不管他職務是如此的衆多，不管他光榮天主的工作，是如何的做得多，他總設法省出七小時的光陰，來做祈禱和默想，或者在日裏，或者在夜間，總有一個永恆的固定的時間。就是在這些長時期的祈禱中，他時常的超越出神，似乎業已離出塵世神遊天國。一個非常謙遜的人，雖天主手造最低微的事物，也能惹起他的矜憐之心。這種人常能得着天國的選民和聖人的造訪，這是無足深異的。因爲吾

主耶穌曾經允許過：謙遜的人，行將高舉，在真福馬丁方面，可稱是再好沒有的例子。

第五章 補贖善功

真福馬丁具有堅決的信念，認為做補贖是人生的必需。在他整個生命中，他很熱切的勇敢的尋覓各種機會，來做刻苦和嚴厲的補贖。很自然的，他的同僚多明我會會士，以及里馬人士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馬丁是一個活聖人，然而馬丁在極度謙虛的氣氛中，絕對不願意在公眾前，表示他的補贖精神。上蒼所給與的特別恩寵，如雨一般的降落在他身上，他總是願意隱藏得愈多愈好，至於人們稱之為聖人，這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知道，最不關心的事情。他是極端透明，絕對不自私，認為自己是最卑下的罪人，認為無論何種補贖，懲罰自己的身體，無論所做的是何種犧牲，總是表示他赤心愛慕救世主的微忱。

雖然是這樣說，玫瑰院院長德沙爾納神父，認為馬丁修士在秘密中所做的各種補贖，應當以真象傳諸後世以示範。因此他下令馬丁把每日所做的刻苦神工，做一個正確的報告，並且問他說：是否效法會祖聖多明我，每夜自己鞭撻三次。這個問題是馬丁所不欲置答的。他顯然惶惑了，遲疑了一秒鐘，他很服從的告訴他的長上說：『院長神父，這一類的事情，假使上主是喜悅的話，將來總讓我們知道。我只說這一點，不錯，我是效法會祖多明我聖人，每夜自己責罰三次。』說完了這句話以後，他要求他的長上停止審問，院長准如所請。

馬丁的傳記和史家告訴我們說：真福所做的補贖，其性質如下：非常快速，十分利害，範圍甚廣，永不停止。未入會以前，他早已做補贖，此後迄未終輟，一直到死爲止。馬丁把他所做的異乎尋常的苦工，在人眼前，都隱藏起來。世人所能看到的，不過是他光榮天主的工作，安慰病人救濟窮人的工作。在馬丁的心目中，受苦是愛情的代價，而他所付的代價，永遠是不够的。有一個朋友詢及，爲什麼他這樣利害毫不慈悲的克苦肉身，他只不過回答說：『我的得救，需要這樣的克苦，並且我的罪過也需要這樣的克苦。』

真福馬丁所食只足以養身，保持生活而已。和多明我會其餘的會士一樣，他是不食肉的，並且時時守大齋的。在封齋期內，他食一點麵包，飲一點水，從聖瞻禮五到復活主日的正午，他什麼都不吃。至於平時，特別是主日，大瞻禮和多明我會的瞻禮，當然和其餘的日子不同，永宜表示信友的歡樂，所以他在進餐時，加添了一點素菜，草類，和無食物價值無滋味的草根，秘魯土著稱之爲『玉加斯』者。不管飲食是如何的菲薄，他的繁重的工作，還是一天一天的增多。

馬丁對院長所說的，不過是自己鞭撻的次數，不過有人親眼看見，且說明不止此數。天主不願其忠僕永久把聖德隱藏起來，祂要使世人有所取法。我們曉得馬丁真福之鞭打自己，是如何的熱切，如何的有耐心。同時我們知道，他鞭打肉體的工具，不是一個百結的繩子，而是一根鐵鍊子，上面安裝了鋼製的銳角。等着真福馬丁的兩肩流血，他立刻用鹽和醋在傷痕上揉擦，庶幾痛苦益深，不但爲自己做補贖，且以富

餘的補贖，求得罪人改悔的恩寵。

夜間的流血補贖，計有三次，此不過是第一次。等着這個完畢以後，他立刻到會議廳內，在苦像前，默想救主的苦難。不斷的祈求，增加他的熱心，預備他做第二次的流血補贖，在這個時候，他的粗嘍嘰內衣，和他身上的傷痕血肉，完全黏連在一起，不可分離；他硬行把衣服剝下來，庶幾第一次的苦楚，再受一番。在做第二次補贖流血時，馬丁對於自己無辜的身體，格外克苦，格外刻毒，用他靈魂上所有的力量，默求上蒼，使罪人回頭，回到十字架上的救主之前。身體上的苦楚，對於馬丁，是滿不在乎，因為他剛正默想耶穌的苦難和聖死，以及基多所受驚人的痛苦，所以他血流如注，濕透了他立在那裏的地皮，還是不肯放鬆一步。假使他能够救靈魂的話，他做任何補贖，受任何痛苦，也是願意的。他受了救靈熱愛的驅使，願意以可怕的刑罰，加在自己無辜的身體上面。一切的一切，全是救靈愛主的熱情，馬丁自己做嚴厲補贖的原因，其故即在此。

第二次補贖流血以後，因為身體的痛苦和流血過多，不得不用很短的時間，在昇死屍的木架上休息一下，或者到病房內的椅子上坐一下，只有在這個時候，可憐的鱗傷遍體的身子，才休息一下，而他自己則假寐以達旦。在破曉之前，馬丁很正確守時的馬上就起來，整個修院，尚未有任何生機與動作，他無聲無臭的跑到地下室的一隅，他自己明白，最嚴厲的苦痛，即將加諸自身。

等着太陽一出，馬丁所選擇的青年，依時而至，和馬丁做一個最可怕的秘密約會。他一定是一個土人；不是印卡人，就是黑人。因為馬丁的仁慈，少年人完全信賴，完全效忠，這個人一定是有力的，兇暴的，然後馬丁才用他。現在是做第三次流血補贖的時候了。馬丁先裸其背與肩，把衣服剝下來，蓋經過睡眠後，血肉和衣服黏成一塊，脫卸匪易，然後他給印度人一個記號，令其開始工作，用一個野槓梛果樹的樹枝，在他背上，上上下下的，加以最無情的疼痛的痛擊。這塊連血帶肉的肩背，完全給劊子手統制了，但是他還受着犧牲者呻吟之聲的囑託，叫他竭力做去，鞭擊得愈重愈好，一直到如此的地步，就是到天國的門啓了，煉獄內幾個受苦的靈魂得救，才算完事。

在白天裏，我們絲毫看不出真福馬丁於夜間做這樣利害的補贖。他的氣力，似乎沒有受到損害，顯出能支持的樣子。他顯出高興的微笑，對於受苦的人仍是那樣的關注和仁慈，對於自己應盡的義務，仍然是勤勉而富於忍耐性，仍然感起興趣，用全心全力的去做。沒有一個人會想到，他在夜間受過這樣的苦刑。體力受了如此的打擊。當着他若無其事跑來跑去做善功的時候，還是滿面春風的笑容，把日用品分配給貧困者，治愈人們形神方面的痛苦，沒有一個人想着，在他的腰裏，還緊緊的扣着一條鐵鍊子，更沒有人想着，在他流血的兩肩上，還穿着一件做補贖的毛衫。他永遠是仁慈，可愛，大量，如此的愛人，如此的和藹，如此的仁厚，對於那班清教徒式的做補贖者，是一個嚴厲的良好的教訓。這種人做了一點補贖，就一

天不安，容易生氣，比起真福來，當然羞慚得無地自容矣。

真福馬丁是一位最人民化最社會化的人物。他很歡喜拜訪同道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歡天喜地談：天國。等着他到方濟各會或多明我會去拜訪朋友的時候，就在他們的堂裏，做謝天主的祈禱了。在多明我會聖瑪大利納修院內，他常去拜訪一位有聖德的朋友，就是若望馬夏真福，在某種限度下，還是馬丁的弟子。若望修士，少馬丁修士十六歲，有成聖的願望和大量。他本來是西班牙貴族的子弟，不幸父親喪失了所有的資財，他初爲牧童，後乃服從神的默示，乘舟前往新大陸。和西班牙覓取幸運的兵士，專以金銀爲務者不同，他在南美洲到處旅行，所留下的，全是很好的榜樣與印象，最後他到了王者的都里馬城，先把自己小部份的資財，全是從勤勉工作中積蓄起來的，分散給貧窮，然後往叩多明我會聖瑪大利肋修院之門，很謙遜的乞爲聖多明我的弟子，做一名輔理修士。他的誠懇的請求，終能得着滿意的答覆。真福若望的德表動人，初學一年完畢後，長上命他管理門房，專司出入要務。和馬丁真福一樣，不久以後，他就專司救貧的哀矜。秘魯的富人，甚而至於墨西哥有名望的人，均給以大量的金錢，畀與窮人。這是說明若望真福能撫養無數的乞丐的理由，每日均排班站在修院門前，侍候真福的賑濟。他永遠是一個仁愛的好脾氣的人，從來不知休息這個名詞作何解釋。從各方面來的人，請求他給與忠告和教訓，他勸大家以最高的信仰心，放在耶穌身上。

里馬城素有地震之苦，真福若望常把修院裏的修士們招集在一起，勸他們不要東奔西跑，走到花園內逃難，他說：『最好和我跑到玫瑰堂裏來，我可以向你們保證，在這裏，決不會產生意外。』從此以後，如有地震，這班隱修士們，全到堂裏去避難，不向他處亂跑，只有恭敬天主之母的聖堂，能够保護他們；並且這個是避難最安全的地方。再進一步說，貧窮的人，最喜歡聽他講道理。聽道理的人，均爲他的真誠所陶醉，他的潔白的靈魂，提高他們的心靈，增加他們的力量。他所教導旁人的，不是從書本子裏面學來的，是他自己體會出來的，他自己的經驗，是從信德方面的經驗推演出來的。馬丁和馬夏兩人所談論的，據我們的想像，一定是天國內的事物，救濟窮人的計劃，對於聖玫瑰經之后，加以頌揚，兩人聚首傾心所談論的，一定要尋出更有效的方法，以拯貧救窮。

談話完畢後，馮丁與若望一定要退隱到花園的一角，靜默的懇求上主，賜他們心愛的救貧的宗徒事業成功。兩個有聖德的輔理修士，一個是西班牙加斯特貴族的後裔，另一個是謙遜的黑人，這真是一幅美麗的畫圖，這兩位真福是十七世紀初葉聖域賢關內的人物，而兩人所度的生活，和所做的事業，相似之點頗多，天主降福他們兩人，第一使他們宗徒事業的成功，第二使他們獲得大宗金錢以助濟貧病，第三賜給他們多行異蹟和預言的能力，第四件事實，可算是絕無僅有，兩人均由教宗額我略第十六世列入真福。以事實推考，讓我們來做一個判斷：馬丁真福之列入聖品，定將較早於馬夏真福，但是在他們生活於世之時

，其克己修身，頗有相似之點，而得天主寵愛之深厚，亦復相同。假使有一天聖教會以最高的榮典，昇與她的有聖德的子女，很莊嚴的把馬丁的名字，納入聖經，我們想起來，則馬夏在天的喜樂，尤甚於任何人。

真福馬丁和真福馬夏，固然是生同時而死同榮，但馬丁真福另外還有一個至友，就是同會的聖女羅撒。根據德拿歌的說法（見立品文獻第三卷，六百七十一頁以下各頁），則聖女羅撒，常到玫瑰修院聖堂的更衣所門首，以種種神修問題，請教馬丁，真福常呼之爲『小玫瑰花』（“La Rosita” 蓋聖女羅撒名字的譯義。）



我 們 去 見 聖 女 羅 撒

第六章 神奇旅行

在真福馬丁的生命和傳記中，另外有一章，讀之有如傳奇的故事，神仙的故事。全能的天主，對於這位可愛的修士的種種善行，及其仁愛的宗徒事業，是非常的喜歡，因此祂把自然律擱置在一旁，使得他的救濟貧苦疾病工作的範圍，格外擴大增強。天主很高興的發了驚奇的聖蹟，取消空間距離的界限，庶幾馬丁兄弟能疾馳而過，達到行哀矜的遼遠地方，但是在世俗人的眼裏，從來不知道，真福馬丁曾遠渡重洋。馬丁這段仁慈善功，非常的有意思，且饒於興趣。這是絕無僅有，富於戲劇性的事實，誠能啓發人們的幻想。馬丁的熱忱，的確是超越時間的限制。在他死後的三百年，他在美國的宗徒事業和矜憐工作，有極明顯的見證，爲千萬受恩者所承認，絕對不會受到時間運動的限制。

讓我們揭去過而不留的時間之幕，在今日想像三百年前的事態，到里馬去參觀聖玫瑰修院一次。我們明白馬丁修士是一個病房的看護，時疫在城內發作，六十名初學也傳染上了。馬丁和仁慈的天神一樣，他必竭其力之所及，不但關懷這班病人，必須給以相當的安慰。大家均需要馬丁來伺候，他當然分不開身來，要有分身術才好，那非行奇跡不可。到初學間通道的門，永遠是鎖好的，但是大家看見馬丁毫無聲息的出入初學間。他時常從這張病牀到那張病牀，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，並且來得正好，適逢其會，他對於病人最秘密的未說明的願望和需要，也有感應。病人用不着去叫馬丁，只要心裏想到他，他似乎有直覺

的樣子，先時趕到，供應你所需要的。這種現象，大家已經注意到，就是沒有時疫，早已如此。例如在夜間，初學間的某修士，需要馬丁的服務，當時門已下鎖，馬丁就會來到病人牀前，探視初學，沒有人知道，初學者的意旨，如何就能達到馬丁的住所。馬丁素所尊敬的護守天神，或者做他的驚醒的助手，盡忠的同僚，使得這些絕無僅有的令人驚異的看護，迭次產生。

在某夜二點鐘，初學方濟各瓦賴斯哥，患病甚劇，幾瀕於危，自己也感到必死無疑。躺在牀上無救而失望了。忽然間馬丁來到他病房，凡病人所需要的東西及安慰，無不應有儘有。病人雖感到奇異，但是具有極大的信心，就發問道：『你怎麼會曉得我生病的？』這位神秘的看護就對他說：『請不必作無謂的問答，君且不死於此病，請自安慰。』話說完以後，方濟各修士明白自己已告痊可矣。多年以後，初學晉鐸，很高興的發誓做馬丁視病奇蹟的見證。

方濟各把這件奇蹟，報告初學神師。這位神父很感驚奇的說：『這是一件怪事，通達初學間的門一定是下鍵的，且有門門門好，當着馬丁修士來視病的時候，鑰匙繫在我的腰間，並且此門就是我關的，和平常一樣。』

因爲一個初學的患病，才產生此種奇異的現象，於是初學神師，對於馬丁奇兀的看護，遂欲追根詰底，一探究竟。一個良好的調查的機會，終於來到，正在夜間十時，他把初學間走廊兩端的門鎖好之後。他

很高興的說：『看罷，馬丁修士現正在一個初學的病房間內，我不知道他如何進來的，但是在最低的限度下，我要看好他是如何出去。』他就很敏捷的隱藏在暗處，注視馬丁修士的動作。他的兩眼目不轉珠的看住病房的門，採取以靜待動的姿態。一切皆歸無效。終於無人出來。他急促的再至門前審視，是否關鎖得很好，他發現兩扇門關閉得極其完善，一如平時，並且鑰匙仍然繫在腰間，他用手摸過，並未丟失。他於驚奇之餘，再三的頌揚天主的大能。

根據史家的紀載，馬丁對於生病的初學，特別關懷。因為熱度過高的人，渴望嘗嘗水果的滋味，馬丁嘗以各種各樣的水果，供應他們，有的水果，並不產于秘魯境內，有的水果，並不在此時產生，馬丁均能致之於時空以外。

有一天夜裏，敖德里歌馬郎戴，受丹毒發作的苦，其苦楚異乎尋常，不禁呼號說：『哦！還有什麼人能給我一點熱水來洗我的腿呢？』這不過是一個大膽的呻吟，因為整個修院已在睡眠中，而這個受痛苦的世俗人，住在玫瑰修院裏，本來是一個例外，現在生了重病，並且房門上的鎖，由自己親自上鎖，他的大呼求援，當然不希望人們聽到，不過因為痛苦太深，只有發出歎息之聲，絕對不能自制耳。不意他的呼聲甫畢，馬丁修士已在牀前，手裏捧着病人所需要的熱水。病人很感到驚奇，就發問不已，馬丁只答：『只要是必需的話，他總有法到病人的榻前。』這段故事，在馬丁真福立品的過程中，敖德里歌的兒子，曾立誓作

證。敖德里歌是多明我會會士若望馬郎戴之子，是一位宗教史家，曾寫了一本多明我會在南美洲的成就，說明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初世紀中，多明我會士在宗教學術社會改革各方面的貢獻，其書價值甚大，無與比倫。敖德里歌時正隱藏在玫瑰修院，以避債主，直至債務償清爲止。

自從馬丁入會以來，對於遠方的傳教國家，非常感起興趣。在他的青年時代，曾有意到遠東傳教，勸黃種民族歸化，總而言之，馬丁時常夢想着，到遼遠的國度，去傳播救世福音，從通常的意義來說，他沒有這個聖召，但是天主決不辜負一個人的大量，明白馬丁不自私的熱心，有好幾次，俯允所請，讓這個行奇蹟的傳教士，去做不可見的旅行，在一轉瞬之間，就到了墨西哥，法國，菲律賓羣島，恐怕中國他也去過。馬丁終身在里馬玫瑰修院裏，度其宗教生活，足跡並未離開秘魯一步，然而我們有種種可信的例子，證明馬丁已遠至地面各處，在窮苦，俘虜，病人當中工作。

一個克廖爾人曾居中國多年，返秘魯後，曾與馬丁談起中華的民俗人情，則馬丁所知道的，對於中國的知識，完全與之相等。

方濟各蒙多耶在非洲認識馬丁真福，蓋那裏有許多教友被迫當着奴隸，馬丁在他們當中看護病人，安慰愁苦。他說他本人及其在縲紲中的同伴，均不知道這個神秘修士的姓名及其來歷，但是他堅持着，一定是馬丁，在他們最艱苦的時候，用豐富的日用物，分給他們，用許多宗教的道理，勸誠安慰他們。方濟各

從奴役工作的苦楚中，獲得自由而返秘魯，忽然間有一天在玫瑰堂內無意中遇到這個最大的恩人，他不但非常的高興，但是完全出於他的想像，竟在里馬遇到他。他就投入馬丁的懷抱，熱切的問他，從亞爾基爾到南美的海程，是否平安，不知道問了多少問題，馬丁多支吾其詞以回答他。方濟各感到奇異，亟欲探索此中神秘及其底蘊。他馬上知道了，從玫瑰修道院院長處獲悉的，他從來沒有派馬丁修士到非洲去傳教，據他所知道的，馬丁的肉身，也從來沒有離開過秘魯。沒有問題的，方濟各對於這個神奇的宗徒事業，感到非常的興趣，要把這件奇蹟，宣傳到全世界去。

馬丁真福一定在超性的方式下，去過法國一趟，有一次，他以秘魯不知名之藥，給與病人服用，並且很自然的講了一句走馬腳的話，以作解釋：『這是很好的藥品，我在法國看見人們服用過，在貝榮醫院裏。』

里馬有一個商人，對於他在墨西哥所遇的故事，從來不厭煩的敘述給人們聽。的確是一個很美麗動人的故事。當着這個商人離開里馬前往墨西哥之際，不知怎麼的，把他自己牽連在麻煩當中，他對於馬丁修士，具有極大的信心，就請他代為祈求。及達到墨西哥後，他就很危險的病了。在他彌留極端痛苦的時候，不禁大聲疾呼：『我的上主，為什麼原故馬丁修士不來此關顧我呢？』正在此一刹那，言猶未畢，馬丁修士已入其室，滿面顯出微笑。非凡的高興，商人就問他說：『什麼，你什麼時候來此的，我的親愛的修』

士？』馬丁隨即回答他：『我也是剛正到的。』之後他在房內踱了幾遍方步，把房內零亂的東西，放得有秩序一點，從新整理一番，顯出高興親熱的樣子，於是乎他就對病人說：『哦，你是一個小信的人，你爲什麼就想自己行將就木呢？』隨後給他一些藥服用，並且加上一句：『你可以安心，決不致因這點寒熱就會死的。』馬丁說完此句，就慢慢的，顯出慈悲的樣子，離開病房去了。

不久之後，這個商人的健康，完全恢復，他要感謝這位老友의 盛意，他就很急促的赴城內多明我會修院探訪，所得着的，是一個否定的答案，說這個人從來就沒有來過。商人自問，這個人究竟住在那裏，於是奔赴城內各旅舍，探詢馬丁的行蹤，亦未獲要領。一切均無辦法，似乎從來就沒有人聽說他的名字。商人沒有辦法，只好俟諸來日，回到里馬以後，才有馬丁的消息。及至玫瑰修院，則多明我會的會士們對他做下列的保證，就是和善的馬丁修士就從來沒有離開過修道院。這樣使得這位商人，如觸電一般，格外驚奇。他沒有一次提起這件事來，不感激得流淚。

關於馬丁聖人的精神旅行，達到亞非兩洲的稱述，究竟我們應該接受多少，這是很難說的一件事。從一方面來說，這是精神旅行，從他方面來說，馬丁有形體可見，利用各種力量，以爲靈魂爭取幸福。無論如何，我們有幾個很可靠的見證，一個是關係中國方面的，另一個是關係日本方面的，再一個是關係亞爾基爾方面的，均作見證，曾經在上述的地方，看見過馬丁德濮賴斯，的確是他，並非旁人，和他們後來在

里馬所看見的，完全是一個人，而同時馬丁的長上，只申述一件事實，就是馬丁從來不曾住過別個修院，只有聖玫瑰經修院而已。

可敬的馬丁，還有一種能力，就是退隱力，使人無法見其形體。有時候，他是這樣的做，即無人能見其形體。最奇異的，他還能把退隱的能力，傳達給與旁人，至少我們能舉一例，以證明此事之真確。警察追究兩個被控訴的人，一直追到修院裏面，當着這兩個人正被拘捕的時候，馬丁爲了正當的理由，和完成上主的意旨，卒使兩人隱滅，逃過了警官的手。

有時候，馬丁真福很『不聰明的』把他四週不可見的超性生活透漏出來。我們有多明我會的神父和修士全體的證明：依會中習慣，於早課之前，馬丁在寢室內，念聖母小日課，由兩位天神輔助他念，這是大家親眼看見的。還有一次，會士們看見，馬丁和四位天神在修院內行走，天神貌似美麗的青年，手中各持火炬。

馬丁有時變形，人們看見他形同火球。某夜巴賴根神父病劇，某會士之職務，係搖鈴邀馬丁修士的速來，於是就在那裏等他，看見他這夜來的時候，其形如發光的電球，經過了空間，就一直滾到病人的牀前。還有一次，整個修院的全體會士，看見同樣的奇蹟，這次看見馬丁修士，其形如火球，如閃電一般的，從會議廳閃爍到堂內唱經的地方。

因爲上述的諸種事實，馬丁有『飛行修士』的雅號，在前面我們看出，他能够以退隱的能力，傳達於旁人，使免於難，這次他又把『快速』的能力，傳達給三十位初學，由他率領到里馬城外散步者。初學者之神師，請馬丁修士帶了這班初學到樹林內旅行，其地距里馬城約有三英里之遙。他們在這個自然界中感到非常的快樂，不但初學們，就是馬丁自己也沒有注意到時間這樣迅速的飛去。黃昏來到，使得大家在深林中惶惑，無論如何，他們是無法準時返院。念晚課的鐘聲，已經在人們的幻想中作響，但是他們離家是太遠了。初學者當然恐怕譴責是不能倖免的，而馬丁在這種景况下，和從前一樣，只有用他全心全力在祈求着。不久，他的面貌，煥然發光，就對他所領率的青年人說：『來吧——大家跟着我走。』

恐怕他們一定排成直線，和印第安人排班一樣，馬丁當然是首當其衝。大家似乎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。恐怕馬丁要叮囑他們手摻手，並且閉起眼來。我們實在要知道當時的情景，馬丁是不是在叫：一，二，三……：睜開眼來！只有跑了幾步路，大家都發現自己立在修院的門限前了。這樣的長距離，業已無限的縮短了，所費的時間，恐怕比我們叙述這件故事的時間還要短。故事還沒有說完，就是馬丁率領的青年人，通過已經下鍵的門，絲毫不驚動旁人，初學依時加入唱經的行列，起始念他們的玫瑰經。

第七章 奧蹟豐盈

馬丁是多明我會會士，會士們的臂章，有紋曰眞理。他本來是第三會的會士，謙遜居於下位，計有九

年之久。因爲遵照長上的意旨，大發服從的德行，始發顯願，接受捨身事主的光榮。真理馬丁完全了解會祖聖多明我的理想：就是每個會士，均應成爲宗徒，度一種聖潔示範的生活，把自己從真理和默想方面所得的果實，均爲靈魂獲救的原故，一一犧牲，獻給世人。真福十分明白這個道理，他雖不能登壇講道，盡神父所盡的職分，但是他利用在修道院內所做的工作，對於多明我會神父們所做的工作，有重要的和有效的幫助。有初學和神父們病了，需要他的照顧，房間和走廊，需要他的灑掃，衣服需要他修補和去塵。另外偌大的修道院如聖玫瑰的忙碌與活躍，當然有無數的千千萬萬的事故，把馬丁的時間，消磨得乾乾淨淨。馬丁十分明白，他在貧病將死的人當中工作，也是間接的有助於多明我會神父們的敷教，在這些被遺棄的人們心中，預備一條清潔的道路，使得真理的種子，更容易種下去。至於馬丁的整個生命，可以稱是一部活的有力量的教理，感動人們的心靈，認識他的人，無不愛他，並且每個人對於他這種光榮的有德行的生活，在他的生命中，無不肅然起敬，以爲法則。

和義大利聖女西安那的加大利納一樣，馬丁的智慧，似乎是由上蒼給與的。他不但受了聖神的寵賜，在精神方面，得着光明，並且在公教神學方面，更具有特殊的知識，關於此點，當以聖多瑪斯的超性學要及其他著作爲正宗。某天他路過聽見兩個神學修士在那裏活躍的討論一個問題：從人類可能的觀點來說，天主的本體和存在，究竟應該以那一個爲最完美，馬丁有以下的見解，打斷他們的話頭：『我的孩子們，

對於此點，最好去研究聖多瑪斯的著作，看他所說的是什麼。根據人類的想法，存在是一個較高的完美，因為只用這一個觀念，說明天主整個的有，這是你所能見到的。』神學修士就以這些見解去報告教務主任神學博士方濟各聖十字神父，他回答說：『馬丁修士是非常的有學問，他所有的，是聖人們的知識。』還有一次，修院裏的教授們，正在討論一個問題，最後是由馬丁修士決定的。關於這一問題的解決，他教教授們去讀超性學要，並且指出章節。

在真福馬丁的生命中，雖充塞着奧蹟，但是我們一時一刻都不能忘却，就是他和其餘的聖人一樣，堅信善盡本份，是一個不折不扣絕對的必需，甚至最普通的無足重輕的事故，也是以謹守時限，極端忠誠而不動搖的態度來做。多明我會的會規與章則，是馬丁聖潔生活的指南針，這正是全能天主要他遵守的生活規程，是具有伸縮性的超越世紀的陶冶聖人的模型。正是因為他忠實的完成修士應盡的義務，因為富於忍耐性的勤勉，因為他毫不自私的在窮苦人羣中，做了宗徒事業，因為他的真實的謙遜，因為他能隨時隨地的服從，所以全能的上主才以施行各種異蹟的能力，昇與其忠僕。

宗教史家告訴我們說，在十七世紀的時代，南美洲的多明我會會士，均能嚴守會規，度其所謂隱修會士的生活，不過實際上，這班會士當然不是活聖人，既是人類，當然各人均有缺點。我們從各種記錄上看出，馬丁修士非常的富於普通常識，決不管別人家的閑事，不過在某種光景下，如果於他人的靈魂有益，

他也毫不遲疑的給別人一個忠告或一種指示。某日他看見某會士穿着蔬紗的襯衫，覺到非常痛心。從事態的本質來說，穿一件好衣服，根本沒有什麼錯處，不過這個違反多明我會的會規。在起初馬丁修士忠厚待人，以爲這位修士，一定因爲身體缺乏健康，獲得長上特許，故改用他服。繼乃明白，他因爲毛衫缺乏，所以改用蔬紗。馬丁亟欲覓得會規上所指定的毛衫，否則就不能一忽安。他就出去尋求具有大量的施主，從這個商店跑到那個商店，他曉得一定有大量的商人，肯從嗶嘰的布匹上，爲每位修士，剪下兩三件襯衫衣料，並非難事。

從上述的事實，我們千萬不能就想馬丁修士的胸襟狹隘，凡事只見一面，不知其他。相反的，他自己雖然衣履不週，破破爛爛，對於一位衣服入時的青年司鐸，反加以保護，因此惹起旁人的驚訝。一位年老的神父，和馬丁一齊散步着，年長者看見青年人的衣冠整齊，表示不平，就對馬丁說：『馬丁修士，你看見這位年青的神父，這樣的好虛榮，這樣的輕心，不顧一切，你究竟作何感想？』但是馬丁的判斷，竟迥異斯人，其言有曰：『天主允許這種輕鬆的態度，其用意出於你的意料以外，蓋上主正欲藉此以救靈魂耳。試思一個無良心不受拘束的罪人，像這般人，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，在某種光景下，碰到這位神父或脾味相同的神父，注視他的外表，風儀和動作，心裏會對自己說：這位神父，對於我這種罪孽深重的人，一定仁厚寬容，同時聖寵感動他的心，督促他去辦神工做補贖，這個人一定滿心喜悅，奔赴這位神父之前，

做一個很妥善的告解，立刻和天主和解了。假使剛正說的大罪人，過到一位像你這樣的神父，所着的是百結破衣，好像一個人剛正施給，拋在你身上的樣子，所穿的是一雙龐大的鞋子，一雙脚不是穿，實在是陷在鞋子裏面，顯出一副充滿皺紋，多年苦修的面孔，這樣一來，這個人看見你，一定要怕，不管他的心頭，有何等罪惡的重壓，一定要逃走了。』

馬丁修士對於初學者特別關懷，在他心裏，永遠記着他們，正因為這班人是多明我會明日之希望，傳教活動的鮮花。所以他看見初學之一，生了重病，到他的牀邊去，俯視骨瘦如柴的身體，就對他說：『親愛的修士，你還要繼續的活下去嗎？』這個少年人回答他說：是的，馬丁就加上一句：『好，你決不因此次的病致死，活下去罷，我的孩子，爲救靈魂而永遠工作。』這是少年人立刻恢復他的健康。

在這個修院裏，另外還有一個少年人，富於德行的修養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，叫做多瑪玫瑰修士，竟死於長期的重病。大家預備他的安葬，將遺體移入堂內，所有會士均結集在室外，爲死者誦經，馬丁修士適於此時步入死者之臥房。他叫人把門關上，自己在苦像下，低聲熱切的祈求，祈求十字架上的救主顯示他的仁慈。隨後他立起身來，趨近亡者，在他的耳邊呼道：『多瑪修士！』這個死人立刻動起來，並作呻吟。掌門的輔理修士亞賴根，當時在場，親眼看出這個聖蹟，不禁歡呼：『大能的天主，允許他的忠僕的祈求，竟以生命賜與亡者，使之復活！』馬丁立刻溜出房間，只對門外的修士們說：『你們可以各人回自己的



死 人 應 聲 復 活

第七章 奧蹟豐盈

房間罷，多瑪修士又有知覺了。』

在一千六百三十四年，流貫里馬城中心的里馬克河，忽然間暴漲起來，藉其波瀾洶湧的水勢，大有淹蓋岸上聖母大堂的危險，於是全城在惶惑混亂中。馬丁很受了感觸的樣子，遂奔赴河干。他因天主聖三之名，選了三塊石頭，他先拿一塊安置在洶湧的水頭上，第二塊投入距離不遠的水中，第三塊投入波濤的中央。後來他就立刻祈求，非常的熱切，引起了羣衆聽上主安排的信心，在昏亂羣衆的衆目睽睽中，水勢就慢慢的退下去，回到原來的水地。聖母大堂救下來了！羣衆集體歡呼，聲震全市。里馬市民在感謝的心情中，提議在城內高地重建一個美麗的堂，以恭敬在天之母，庶幾永無水患。馬丁修士就勸告他們說：『千萬不要如此的做，聖母大堂是建築在應當建築的地點，無須遷移，里馬克決不會再來威脅牠的。』這句預言，一直到現在，河流還是嚴格的遵守，未嘗逾越一步。

馬丁具有天賦的能力預言，不只指示有關外表的東西，還能說明靈魂裏面的事件。他能够審辨靈魂的動作，讀別人心靈上的思想，心裏的情緒。所以他第一次碰到一個多明我會士的兄弟，名若望佛諾者，馬丁毫不遲疑的問他：『還要等多少時，我們才看見你戴上方頂的帽子？』蓋這位青年人發了一個私願，假使他的某項心病獲痊，他願意入耶穌會。在下面的例子當中，可以看出，他有天賦的能力，預言將來悲慘的事實。當着里馬城中，時疫盛行，多明我會的病房間內，住滿了神父與修士，幾至無虛席可以容人

。一個初學者，或者是因爲傳染之可怕，或者有意離開多明我會，假稱生病，要求回家調理一切。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，院長無意拒絕此項請求。當着這個少年人，正在離開修院之際，業已步出修院大門，馬丁審察少年人的意向，發現這是一個謊言，因此就勸阻他，不要離開修院：『你冒稱生病，濫用了長上的信任心，放棄你那個卑下的懦弱的計劃。』馬丁一步一步的堅持着，因爲當面戳破他的詭計，初學不但不修正他的意向，反而老羞成怒，對於要救他的人，竟以怨報德，很高傲的不加理睬了。馬丁看出初學的固執不通，堅欲實施他的愚笨的計劃，就說：『好罷，既然如此，就回家去罷，我的親愛的修士，天主在那裏等着你，只不過是爲罰你而已。』這個少年人回家不久以後，就真正生病死了。

還有一次，一個學生受了真福之託，携信送至方濟各會，途中拆開私閱，又巧妙的把牠封好了，真福能洞察隱微，責備了他一頓。西彼廉德米的納神父告訴我們下面的故事：一個學生趁馬丁外出爲他自己及其同伴取食物時，就乘機很秘密的取了馬丁價值八個里爾斯的錢幣，馬丁返室後，能立刻察知此事，逼他從鞋子內取出這個錢幣還他。另有一次，當着馬丁不在家的時候，有幾個學生，要和他開玩笑，把抽屜開出來，食盡他的果品，不過在這一剎那間，學生當中的一個，出人意外，竟盜取錢幣一枚，未爲他人所見。等着馬丁回來，就對他們說：『我的孩子們，你們食盡在抽屜內發現的果子，這也沒有什麼，我是放在那裏，預備你們吃的。』講完這話，他就轉過身來，專對拿錢幣的人說：『你一定要把拿去的錢幣還



「!吧來出拿錢的裏鞋在藏」：說邊一到叫

給我。』這個學生因爲丟了臉，老羞成怒，憤憤不平的說：『我沒有拿你的錢。』『不，不，我的孩子，無須謊言，從鞋子內取出錢來還我罷，這個錢不是你的。』學生無奈，只得脫下鞋子，把錢還給馬丁了。

假使是安慰別人的話，則馬丁的預言和直覺，格外深遠。上述的西彼廉神父在初學時代，因爲其貌不揚和舉止笨拙，受苦頗深，又因爲同學們嘲笑他，使之無地自容，所受之苦，不是人們所能想像的。馬丁利用他自己直覺的和愛德的力量，早已明白這些事件。某日他經過初學間，就對初學者，發表了下面的奇異的預言：『你們都說西彼廉修士難看，就是因爲他沒有美麗的面貌，和好看的四肢。好罷，你們可以絕對的相信，他將來一定會長成一個漂亮的青年，並且對於我們多明我會，增加了不少的光榮。』六年以後，這個笨重的修士，患了重病。最奇怪的，就是他從病牀上起來後，已無人認識他，蓋這個病人，業已長高半英尺，所有的舊衣服，均嫌太小太短。再進一步說，馬丁的預言，後來均變成事實，後來西彼廉修士，在神修方面的進步極速，先擔任里馬大學的教務主任，後來祝聖爲黃曼加城主教，最後就死在主教任所，極受人民的愛戴。

從下面的事實看來，我們明白，馬丁對於西彼廉。具有特別的愛。當着西彼廉病重的時候，嘗埋怨馬丁，蓋已視之爲父矣。他說：『仁善的修士，從精神的觀點來說，汝已視我爲汝之子，雖然你十分清楚，

我的病勢，已瀕絕境，但是你還是放我一個人在這裏，讓我自己去管自己了事。』馬丁修士微笑的說：『我可以對你保證，凡我所常審視的病人，大概真是病臨絕境，毫無救藥的。至於你呢，高高興興的，提起精神來罷，仁慈的天主，爲了他的光榮和多明我會的光榮，要延長你的壽命。』

天主賜與馬丁的超性能力，能協助馬丁做仁慈的善功。某次真福獲悉，一個西班牙人名貢惹來者，業已判處絞刑，執行有待，立刻奔到醫院裏去，安慰這個可憐的人。這位囚徒，曉得自己的命在俄頃，請馬丁關注他的靈魂，爲這個沉重的靈魂，在天主面前轉祈，馬丁當然爲他祈求，一如其願。後來他就回到修道院裏，得着一個新的靈感，馬上遣使者一人，報告囚徒，謂其終將不死。現在什麼希望都沒有了，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刹那，他已立到斷頭台上，靜以待絞，並且兩隻腳，已經放在絞刑台上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人們聽見巨大的聲音，均轉身回顧，則秘魯總督的夫人，立在陽台上面，搖手示意，令劊子手暫緩執行，蓋渠已爲罪人求得恩典，可以不死矣。她的要求，蒙總督賜准，這個面似鉛鐵，全身震顫的囚徒，又入囹圄，在那裏，他發現馬丁修士贈他四十元美金，以備『復活』後的一切需要。

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馬丁不惜利用所有的方法，使得一個靈魂得救。一個異鄉人，在醫院裏，垂以待斃，至於馬丁如何能知道這個消息，只有天主知之。說他的異鄉人，真是名符其實，這個可憐虫，在事實上，既不是土人，又不是西班牙人。馬丁和他有什麼關係？要爲他做什麼呢？真福夜間來到修院，和服侍這

個垂死的病人說：『什麼，這個人就要死去麼？他還沒有領洗呢！』於是他回轉頭來，對這個異鄉人注視，在一閃爍間，很快的他認識了自己的靈魂，是在罪惡的狀態中，他追悔自己的過失，不應該把自己需要領洗的事實，隱瞞起來，承認自己是教外冒充教友的過失，用一個垂死的人靈魂上所有的力量，來懺悔自己的過失，而這個靈魂，即將離開這個世界和軟弱的身體。他很幸運的領洗了，後來就死了。

在馬丁四週，人們所有的秘密思想和意向，他均能知之。他不但能夠知道人心深處所隱藏的情緒，並且能夠偵察這些情緒的來源，說出來，令聞者愧服。有一天，他對佛丁南修士說：『你爲什麼這樣的憂容滿面，君其稍安毋躁，在十四年內，你所憂慮的，將烟消雲散於無形矣。』這位『睡在鼓內』的修士，以爲他內在的憂患與不安，豈局外人在面貌上所能看出，於是就反問道：『你說我的憂慮是什麼？豈十四年之後，死亡能免我於一切憂慮乎？』馬丁回答他說：『不是，不是死亡。你願意做神父，你將總做成功。』蓋當時的佛丁南，不過是一個輔理修士，沒有晉鐸的希望，因此這種不可能的欲望，時刻的纏繞他，以致憂形於色。最後馬丁又補充了一句：『等你將來歸返里馬之際，我已不在此處矣。』果然，十四年，佛丁南在智利國山大歌城晉鐸，在真福逝世後，他才回到里馬。

在某一時期內，里馬城總督德費歌拉，不能及時收到從西班牙王朝寄來的重要文獻數件。總督是馬丁的朋友，真福前此曾爲之預言數事，此次又安總督的心，說公文將於數日內到達，果如其言。總督作種種

營謀，想就職於包多錫城的鑄幣局，其事受了秘魯總督陰謀的阻撓，已成絕望，馬丁始終勸他不要失望，後來果成事實。並且馬丁嘗爲總督言，他的失望和不幸，均是立功的機緣，得着真正聖寵的理由，卽在於此，同時更指出：總督將來所受的痛苦更深，必能忍耐以立功勳。

誠然在不久之後，各種艱難困苦，全臨到總督的頭上，一方面他失去十萬美金的房租，他方面受着病魔的纏繞，在他提不起興緻的時候，最不名譽的毀謗，又在摧殘他的名譽。總督見了馬丁的預言，一切的一切，雖極細微，均成事實。在他愁苦的病榻上，某日就邀馬丁修士來談：『請你替我祈求罷，我已經在死亡的尖巔上了。』但是馬丁修士回答說：『我將死在你前。』當着總督在『矜憐大堂』內，修葺一個小堂，油漆繪畫，煥然一新，以爲自己將來埋葬之所。他把這個意思，和盤托出，不意馬丁對他說：『修理這個小堂，儘管去做，但毋庸憂慮到你自已卽埋葬於此。你不會埋在那裏，必定埋在這裏，在修院裏面，在我的墓旁。』

馬丁這種見解，在當時實在使總督驚異，然而事過情遷，預言均成事實。等到眞福死後之第十四年，多明我會會士，就把眞福的臥房和幾個鄰近的房間，重新建築，改造成一個美麗的小堂，知道總督對於眞福的友誼深切，就請他主持這個光榮的小堂。因此預言一一皆成事實。等到總督病故，就很榮幸的，和他有聖德的朋友，葬在一起。

第八章 離開塵世

在一千六百三十九年，墨西哥德味加總主教，於訪問里馬之際，忽患沉疴。他的肋膜炎，來勢洶洶，病勢嚴重，業已絕望。這位總主教和上章所常說到的西彼廉神父，本為親屬，誼為叔姪，而西比廉神父，又是馬丁修士的至友。當着西彼廉神父問疾於叔父病榻，他很驚訝的問：爲什麼緣故不請馬丁修士來呢，這正是他所希望的一個人，能隨侍在垂死的叔父之前。主教因令其姪，速往玫瑰修院籲請該院院長，速遣馬丁修士前來，總主教願意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，放在他手裏。

院長異常興奮，果能爲墨西哥總主教服務者，靡不竭力爲之，遂立即召馬丁修士，但無人知其所在。喚召他的鐘聲，三番兩次的響，終無反應。整個修院震驚不安，德味加總主教時刻趨向於死亡的途程，同時他又願意召馬丁修士前往。他究竟到何處去了？一批一批的人。出外去尋覓他，終歸無效，他的蹤跡，頓成一謎，這三小時，使得全院沸騰不安，恐怕總主教的病勢，就在這個時間內加劇，那就是弄巧成拙了。正此際，他的姪兒西彼廉神父，忽然間得着一個靈感，提請多明我會的省長神父，因『服從的聖德』之名，召馬丁修士，立刻來到更衣所，正彼等集議之地也。省長之言未畢，馬丁修士已神秘的顯現於衆人之前。省長命其奔赴總主教病房，服從他的命令，和服從自己長上的命令，一般無二。

垂死的總主教，責備馬丁延滯過久，不克及時來到，隨後就命令他置手於其肋旁，正是劇烈痛苦的根

源。馬丁顯出遲疑的樣子，因為他的謙遜，不願意旁人說他善於施行靈異，因而對總主教說：『總主教謙遜有加，不恥下問，如何令一個卑微的修士作如此的要求呢？』德味加主教回答他說：『親愛的修士，你的長上，命令你服從我，現在置汝手於吾之肋旁，以『服從的聖德』之名，予命汝爲之。』馬丁就奉命行事，總主教的痛苦，遂立刻消滅。他的病的痊愈，如此徹底，如此迅速，所以總主教能立刻作返墨西哥的預備。就是在這個時候，總主教要求多明我會的省長，允許真福馬丁，與彼偕行，同返墨西哥，做他的伴侶。這個請求，很悲哀的，竟蒙省長允許，從此沒有一個人疑惑，馬丁修士將作海外旅行。

墨西哥的總主教和多明我會的省長，雖作如此計議，然而不能禁止馬丁在暗地裏的微笑。他對於未來的事實，他能洞燭無遺，證諸數日後的談話，就可以明白了。玫瑰院裏的當家神父看見他穿了一件新會衣，惟質料稍嫌粗一點而已，就問他說：『爲了什麼，你今天着起新的衣服來？』馬丁修士就安閑的回答說：『這件會衣，我將穿着牠埋葬。』不久以後，他身上發寒熱，竟不能起床。他終於守牀不能工作，因對人們說：『看罷，我的塵世旅行，即將告終。我將因此病致死。任何藥物，不能起死回生。』他雖作此說，竟無人信之。大家設法減輕他的寒熱，正在預備一種利害的藥，但是馬丁不願服用任何藥品，只說：『這些對於我是無益的，因爲我的死期，蓋已至矣。』

真福馬丁很謙遜的熱切的領了最後聖事。正如其所預言，寒熱有增無減，使他受着無限的，說不出來



。終告將即行旅世塵的我：帚掃着握，衣新着

的痛苦。起初他的苦痛，只限於肉體方面，接上來就是一羣魔鬼，對於這個虛弱的垂死的聖人，預備一個嚴厲的攻勢。地獄內的惡神，先利用自己的惡形惡相來恐嚇他。同時他毫不隱瞞病榻旁的神父們，作下列直率的申訴，就是不信的魔鬼和虛榮的魔鬼，以難描難寫，檢討人厭的鬼氣，吹在他的臉上。神父當中的一位，是神學博士，提醒他不要和仇敵作口角之爭，最好是緊緊的依靠信德，堅信耶穌基督救贖的功勳。馬丁差不多微笑了說：『撒單是太驕傲了，他犯不着和一個貧苦的愚昧的輔理修士如我這樣的人，來故弄虛玄而開玩笑。』

馬丁只要利用他的善心的每一顫動，或能擊散地獄的魔力了，他的身體，滿身是汗，如在浴中，他的牙齒戰慄不已。無疑的他必須擊潰無恥刻毒敵人的攻擊。撒單及其羣魔，欲在馬丁方面，掀起人類弱點的剩餘終告無效而失敗。爲了服從長上的命令，用他垂死的氣息，報告着說：在他臨死的苦難當中，天主聖母，大聖若瑟，聖多明我，聖味增爵發顯，亞歷山大的聖加大利納，均來護佑，使他得着無限的安慰。等着最後的一剎那到了，大家都要來和他話別，馬丁注意到鐘聲大鳴，召集會士集中在他的病榻之前，依據多明我會的習慣，是生人和死者永別最末的一次。馬丁還做手勢要求長上不要麻煩大家，長上很賢明的不照他的意思做，等着所有的修士圍繞着他的牀的四週，這個垂死的人，還利用他最後的一滴力量，請求大家寬恕他的壞表樣。後來大家念爲亡者祈求的話。在這個時候，真福迭吻手持的苦像。等着經辭畢後，他



。他靈魂飛向天主了。

請大家高聲朗誦着信經，到了『生而爲人』這一句，他的靈魂，飛向天主了。真福馬丁死於一六三九年十一月三日下午九時，享年六十，入多明我會修道三十六年。

馬丁逝世的消息，其傳播迅速，如野火一般。這夜是秘魯最憂愁的一夜。人們雖然對自己解說：從此在天堂上又多一個有力的主保，然而這個不能減少他們的憂思。他們明白今後的里馬，他能和馬丁生時相比，在從前人們看見他手內携着竹籃，籃內盛着麵包，鮮果，藥品，以飼貧苦，以治疾病，此外他還有安慰人們的言辭，不愧爲精神食糧。現在則一切均成過去，里馬全城，如喪考妣。什麼人沒有受過他的幫助，受過他的保護，受過他的鼓勵。西班牙人，黑人，印第安人，老年人，孩子們，少女，老婦，貧人，富人，神父，公務人員和官吏，什麼人不深切的感謝他？他的愛德，籠罩全城，自西徂東，自南徂北，甚而推廣及於郊外，達到他妹子的家，里馬騰波，以及更遼遠的地方。

從此以後，他不再對孩子們笑了，不再以衣食分畀窮人了，不再安慰病人和死者了，不再到醫院，監獄和他最關懷的孤兒院去了。什麼都沒有了，只有奔赴玫瑰院，再瞻養遺容一次，對於我們尊爲聖人的人作永訣了。人民前往者，難以數計，每人均在馬丁修士的棺木旁，祈求數分鐘，他的遺體，安置在燈燭輝煌的小堂中，一羣一羣的人不能壓制住自己可怕的悲傷，人人感覺到這種難以置信的難以形容的損失。這種偉大仁善愛人的人竟停止他的矜憐人類的工作，因死而凍結，這是太不真實了，且看驚人的事，終於產

生了。

西彼廉神父最大的願望，是在萬事萬物中，表示天主最大的光榮和馬丁修士的聖德，看見他的老友死後的身體，已成僵硬，和普通入並無區別。他受了靈魂上不可抵抗的衝動，在人叢中，不禁高呼，對於馬丁修士，竟表士譴責：『這是爲什麼的？馬丁修士，你的身體，竟成僵硬嗎？所有里馬的人民，均靜待你棺木旁邊，以俟奇蹟來臨，用以光榮天主。你祈求上主，顯示祂的全能，使得你的身體柔軟如初，一似生時。』西彼廉神父受了如此的感應，結果是對於有信德的人，賞賜了一個奇蹟。等着人們和聖屍接觸，的確柔軟如生，同時玫瑰花百合花的香氣，充塞了堂內。

從此以後，人們無法管制興奮的民衆，竟衝向於真福遺體之前，從里馬及四郊來的人叢，差不多把玫瑰院包圍得水洩不通，這樣延至數日之久。有好多次數，多明我會的會士們，必須爲已故的修士，更換『黑白分明』的會衣，正因爲信友們，除以念珠聖牌等和真福的遺體接觸，尙不感滿足外，他們往往的把真福的會衣，剪成小塊携去，視爲最可寶貴的紀念。會士們並無意停止信友們的動作，認爲這種信德上的興奮，正所以表示他們對於天主忠僕的敬仰和推崇。因爲信衆的逐日增多，葬儀遂延遲下去。

最後葬儀終於舉行了，送葬者行列內有主教，有武士，有政客，有司鐸，有信友，有各修會的修士，後面還擁着一大羣的男女老少的民衆，這樣一個光榮的行列，最後一次伴着聖人的遺體，到玫瑰院內的會

議廳安葬，在行列的進行中，肩昇遺體的人，有墨西哥的總主教德味加，科寺哥城的主教德興第加，秘魯總督謙窮公爵，貴族院德班納費爾議員。一個多明我會謙遜的輔理修士的遺骸，就由這班高貴的人們擁護着，直至入土爲止。接着就是真福所行的奇蹟，治愈病人，爲數甚多，其例如下：

在馬丁未安葬前，加大利納恭讓禮夫人患癱瘓業有十五年之久，聽說馬丁逝世了，她請人帶到陳遺體的小堂內，等着她和棺木接觸，四肢遂恢復常態，靈活如昔。依撒伯爾丈斯道加夫人，只以真福長袍覆身，無法治癒的寒熱病，遂霍然若失。依撒伯爾陶賴斯吻真福聖像，呼籲他治癒神經節痛的毛病，使他受着無比的苦痛。她在呻吟中祈求說：『可敬的修士，當着你在塵世的時候，就時常的幫助我，豈有今日你在天堂反棄絕我嗎。』她的禱詞，立刻產生效果。一個黑人名基奧羅，飲了一杯水，水內灑了馬丁墳墓上的灰塵，他的宿疾，無法痊治摧殘健康的寒熱病，遂告驅除。

有許多嚴重的不可救藥的毛病，只要求救於馬丁，則無不立刻見效，拿塞瓦羅斯醫生的例子來說，他患了喉頭炎和赤痢，已經到了緊要關頭，領過終傳聖事。有人拿馬丁真福的遺物給他，恢復了醫生的信心，將遺物安置在喉嚨患處，起始祈求。於是他就睡着了，一直睡了八小時，醒時已癩然痊愈，完全恢復健康矣。這個驚喜交併的醫生，聲稱自己的痊愈，無疑的，是一個奇蹟。

民衆到玫瑰院裏來求馬丁真福幫助的，聖寵神恩因爲他的轉求而獲得者，何可計數，於是大家就形成

習慣，常到他的墓地來祈求上主，於是地方官吏和神職班均勸多明我會會士，遷移馬丁修士的遺體於他處，以便於公衆出入的小堂爲佳，最後決定地點，改造小堂一所，包括真福從前的住房，地近修院大門，出入頗形便利。

地點既已選定，大家認爲選葬事宜，當保守秘密，不欲因此引起羣衆的欣奮，遂規定於一六六四年三月間的某夜，舉行典禮，因爲這正是馬丁死後的二十五週年。當發掘遺骸時，當時在場者，有秘魯總督聖斯德望公爵，上議院議員，民政長官，總主教大堂的全體神職班，隱修士等，以及秘魯的整個神職系統。真福的遺體，還是那樣完全無缺，發出聖潔甜美的香氣。另外還有許多科學家，也在那裏考察真福的遺體，每次他們用外科取血的針，刺入真福的皮膚，只見一滴一滴鮮紅的血泊泊的往外面流。在這班參加典禮的人的面前，大家都是在衝動的情緒下，真福的遺體，遂納入石棺，安置在小堂的圓形屋頂之下。

從此以後，真福馬丁的聲譽，他的謙虛和英勇的德行，他的救護人類的奇蹟，世界上的人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。有許許多多的人，因爲他轉求的原故，獲着許多的恩典，爲了表示感激起見，大家就爲他列入真福品而祈求，後來採取了積極的具體的步驟，以推進這個行動。西班牙王斐理伯第四世爲了此事，曾於一六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，和一六六一年六月二十日，致函教宗亞歷山大第七世及西班牙駐羅馬大使。現在爲了同一理由，他在一六六四年三月二十日，又致書羅馬教廷。里馬總主教上書教廷，力請聖座立馬

丁爲真福，總主教大堂的神職班，里馬的民政長官和宗教權威，聖多明我會均請教宗採取迅速行動。教宗格來孟多第九世俯順輿情，聽從民意，下令着即調查馬丁生平，以爲立真福品之預備。

載教宗諭令的船，不幸沉於地中海日羅亞港附近。在出事後的數日，船上所載的文件箱子，在海上撈起一隻，只有教宗的諭令，完好無缺。另外還有種種意外與枝節，使立品的手續和調查，不易進行。白朗哥者，係一受委託的律師，專門記載馬丁修士生平所發的聖蹟，因爲左足生瘍潰爛，不克及時往訪聖費城的亞賴節勞總主教，他的見證，一般人認爲是最重要的。他是暫時駐節里馬，不久即返本區。不幸的律師，在這種痛苦失望的情形下，只有乞援於馬丁修士，請求在天的主保，注視他的潰爛的足，不克依時晉謁總主教，或致失却最珍貴的見證。白朗哥這樣熱切的祈求，不覺睡着了，等着第二天一醒，左脚上的瘡潰，完全消逝，口合病除，他能够步行往見總主教了。

現在我們又遇利若望瓦斯階了。當着他的少年時代，曾在里馬，幫助馬丁修士做矜憐的慈善事業，計有四年之久。在馬丁修士未死之前，若望就離開秘魯返西班牙國。在臨別的時候，馬丁和他話別，並說他們倆在這個世界上，不會再見面了，至少不是在自然的方式下會面，馬丁是這樣說的：『再見吧，親愛的孩子，在這個塵世裏，我們彼此不會再見面了。假使我們再見面的話，你恐怕不信任你的眼睛了。』瓦斯階是馬丁修士的心腹，真福生命中的秘密，他知道得很多。他可以做一個非常寶貴的見證，無疑的，他是

這樣做的。但是受着專主調查馬丁生活的審判官的警告，若望所作的見證，非常簡單，實在是太簡單了。因爲他對於馬丁聖德生活的作證，過份的簡單，竟受着神秘的奇異的譴責，這個譴責，說明若望和馬丁作別時，眞福已預見將來的一切了。

在這天作證的晚間，他正在房內祈求，聽見街道上有人叫他的名字兩次。他立起身來望窗外看，看見兩個隱修士經過，不但不對他瞧，並且什麼也沒有說。瓦斯階自己在想：『我自己錯了，根本就沒有人呼我。』我回到房內，再跪下來，繼續祈求。忽然間，又聽見人叫出他的名字，還是第一次叫他的那種聲音，這個令他驚詫了。他從房內跑到街道當中，剛正看見的兩個隱修士，又在他的眼前，就跑到他們面前問，是否有人叫他。隱修士當中的一個問他：『若望瓦斯階，你還不認識我嗎？』。他是非常的驚愕，認識他是馬丁修士，死去業已多年了。眞福繼續的說：『爲什麼原故，今天你爲我的生平作證時，竟守口如瓶呢？去罷，你曾經和我在一起，現在把你所知道的，所看見的，所聽到的，完全說出來。』直到現在，若望回憶當年離開秘魯的時候，馬丁曾作奇異的預言：彼此在此世不復相見，假使即能相見，若望不敢相信兩眼的證明，如今回味過來，才明白此中的意義。

此次奇異的會晤，給與若望的安慰甚大，他幾至不敢信以爲眞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同時把過去的，親自閱歷的，可靠的生活，從埋葬在下意識裏面，又回到意識當中。大約因爲疏忽的原故，因爲不習於

公眾演說的原故，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，若望終未把馬丁的命令，施諸實行，從來不會去補充第一次見證的不足。關於馬丁的生活詳情，若望能報告而終未報告，致使真福立品的審查，不能迅速進行，在實際上，真是遲緩下來了。伯爾納多德梅的納神父，恐係西彼廉神父的親屬，係多明我會的神學博士決意寫一本馬丁德濮賴斯的傳。他就去拜訪若望瓦斯階，請他把在里馬所親見的耳聞的都說出來，正因為他和馬丁修士很親密的生活在一起共有四年之久。沉靜的瓦斯階，一定東一句西一句的回答，其不能完全作答，一如平時，因為伯爾納多神父堅請其常來，做更詳盡的報告，把深印在記憶裏的東西，完全吐露出來。

現在到了一六七一年，正是瓦斯階從南美返西班牙的第四十二年。三年以前，馬丁修士的真福立品案件，已由當代教宗格來孟多第九世，諭令禮部進行調查，差不多已經勝利在握，所缺乏的，就是一種正式的當年的回憶，需要一個馬丁親自提拔的孩子之一，曾經幫助我做過仁愛的宗徒事業，來做一個當年的回憶。爲了這個原故，二月內一個早晨，若望瓦斯階，早已是成熟的壯年人，正擬出發，以己之所知，報告伯爾納多神父。這位神父正在搜集材料，擬作第一部的馬丁傳，把如何因祈求而出神，如何得着上天的啓示，如何做這許多奇行異蹟，如何他所在的黑夜裏，會得光明如晝。這許多事實，均須在若望老友傳裏寫出，特別注意到那許多仁慈的善功，更是有幸運的若望所目擊親睹的。若望心裏正在盤旋，他應該把這許多事實，報告作傳記的多明我會的神父嗎？這樣的做，是真正的謹慎嗎？這些神奇的事實，一經公佈以

後，自己不成爲注意的中心嗎？如此不會使得心靈不安嗎？他本來是一個和平靜恬的人，絕對無意出風頭。他一邊跑，一邊想，沉浸在思想裏，蹙額煩惱起來，忽然間他和馬丁德濮賴斯面對面的立在一起。馬丁修士是在那裏等着他的樣子，在正午的日光中，並且在路之中央，預備這樣一個令對方驚奇，『不期而遇』的會晤，因而才能對他做一個友誼式的責備。馬丁修士就問他：爲什麼緣故，你對於我的命令，竟不肯多加注意呢？現在就去把你所知道的，完全說出。自馬丁修士逝世後的三十年，這已經是第二次顯現於若望之前了。正因爲這個第二次的會晤，使得若望體會到他的作證的重要性。結果呢，他才把馬丁修士的奇行異蹟，和他生命中的一切，舉凡他的記憶力所能追憶的，無不詳詳細細的，和盤托出。於是伯爾納多神父就把這些故事，很小心的——記錄下來，寫成第一部馬丁的傳。我們就利用這個第一等可靠的材料，和各種發誓的見證，紀錄在一六五八年至一六八六年間教會法庭的文獻，有關馬丁的真福進行案件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馬丁德濮賴斯的生平和奇蹟，率皆取材於此。

真福列品進行的程序，是非常的慢，一直要等到一千七百六十三年，教宗格來孟多第十三世始頒發宗徒的命令，宣佈馬丁德濮賴斯的英勇的德行。到了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七月卅一日，教宗額我略第十六世發出嘉許馬丁修士的命令。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八月八日，同一教宗又發出列真福品的宗徒公函。然後在一千八百卅七年九月十日，聖教會正式公佈：多明我會謙遜的輔理修士，黑人馬丁德濮賴斯，貧苦

者的良友，天主的忠僕，從此列入真福品，這天使得普世的天主教會，興奮欣歡，衷心感謝上主的仁慈。

在一千九百二十六年，真福馬丁列入聖品的進程序，後在羅馬展開。在一九三五年三月，世人對於馬丁宗徒事業的性質，從新感起無限的興趣。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，是他列入真福品的百年紀念。一九三九年是馬丁真福逝世後的三百年週年紀念，舉世慶祝。信友們對於馬丁真福的尊敬與興奮的心情，是與日俱增的，同時信友們因真福轉求所得的聖寵和神恩，多至不可勝數，根據可靠的報告，受恩者業已普遍及於大地，從美國加拿大各地，從英國，愛爾蘭，西印度，墨西哥，菲律賓，非洲，印度等國，均有謝恩的報告，這樣頗令人們深信，馬丁真福之爲貧者之父，憂者之慰，一如往日，對於人類的苦楚和困難，還是和從前一樣，願意幫助。不但是天主教友，就是誓反教徒，外教人，猶太人均對這位黑種聖人，作將伯之呼。爲表示我們感謝的心情，必須使一班認不得他的人認識他，不恭敬他的人恭敬他。同時我們必須祈求，使真福馬丁，蒙着天主聖旨的諭允，成爲聖馬丁，庶幾他這種宗徒事業，得以推廣，大量的靈魂獲救，愈顯全能天主的光榮。

附錄一 真福馬丁社

『真福馬丁社』倡創於一九三五年，以推進尊敬真福馬丁，和祈求上主把他列入聖品爲目標。他是我

們聖潔的主保，和聖蹟的施行者。凡欲加入本社爲社員者，只須對於這個美洲的仁愛宗徒，表示真誠的虔敬，同時以祈禱以善功，推行他的宗徒事業，且須時存此念。凡加入者，只須將姓名地址，寄至美國紐約城二十一區郵局，一百四十一東六十五街，真福馬丁社總社收啓即可，或寄至香港干諾道中皇帝行二樓真理學會師仁傑神父亦可。加入的社員，將獲神益如下：（一）在美國紐約賽州聯合城真福馬丁堂內所行的善功，（二）所供獻的彌撒聖祭，（三）永遠不斷的九日敬禮，（四）春秋二季舉行的特殊九日敬禮，（五）與世界各處恭敬馬丁真福的神職班和信友所有的仁愛善功通功，及祈禱通功。

附錄二 教宗庇護第十二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致美國神職班公函

我們直率的說，我們對於居處汝中的黑種民族，表示慈父之愛，這個，無疑的，是上蒼啓導的。在宗教和教育的範圍內，我們知道黑人需要特別的關懷與安慰，並且他們是應該得着的。凡有熱心宏量的人努力於黑人的福利者，吾人將祈求上蒼，賜與大量的降福，並爲他們的成功祈求。

美國主教的言論

聖而公教會的聖父，既然對於黑人表示無限的愛情，則廣大的公教家庭，豈能不效法教宗，發出熱切的愛德麼？假使我們的正義，不能包羅萬象，竟放棄了一種人，假使我們的愛德範圍，較諸加爾勿略十字架上的耶穌所延伸的兩臂狹窄，則吾人之宗教，將成爲虛偽之宗教矣。

附錄三 秘魯奉真福馬丁爲社會正義的主保（公告原文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份民族合作雜誌一百八十九頁。）

秘魯共和國大總統認爲：——

（一）真福馬丁德濮賴斯逝世後三百週年的紀念，既然正在此時慶祝，既然政府的責任，是提高在秘魯誕生的所有的精神價值；

（二）既然在許多的精神價值中，有一個最偉大的，就是真福馬丁德濮賴斯，不但因爲他的英勇聖德，爲天主教會所表揚，並且因爲在秘魯和南北美洲，他是社會正義運動，社員安全運動的前驅者，因爲他的影响和努力，於是教育孤兒，營養孤兒和保證孤兒前途的聖十字架學校，於以成立；

（三）既然他對於各級社會的不幸與貧困者，均以慈父心腸，一視同仁，以愛德善遇之，他是種族間的博愛和結合的象徵，這是一個國家形成統一的兩大基礎；

職是之故，我們頒佈此項命令：

（一）秘魯國內所有一切社會正義的工作，將奉馬丁真福爲特別主保；

（二）此項命令，將通知里馬總主教府，採取一切適宜的步驟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伯樂街德，亞拉波羅簽署於里馬。

真福馬丁傳

定價：港幣陸角

著者：諾爾伯

譯者：趙爾謙

審准者：香港教區恩理覺

出版者兼發行者：香港公教真理學會
干諾道中八號
皇帝行二樓

承印者：香港聚珍印刷公司
威靈頓街五十號

電話二六〇〇二

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

THE LIFE OF
BLESSED MARTIN DE PORRES, O. P.
BY

NORBERT GEORGES, O. P.
Trans. by El-ch'ien Chao, Ph. D.
CATHOLIC TRUTH SOCIETY

King's Bldg. 1st Fl.
8, Connaught Road C.,
Hong Kong

1949

Nihil obstat: A. Boerio
Imprimatur: H. Valtorta, Ep. Hong Kong
B-18/OAR/0005/1ed/6/49

國立中央圖書館



0136139



9.3
36

籍

\$ 0.60

18